



十三經注疏

禮記六

仁 12
476
60

六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六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月令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仲夏者日月會於鶉

首而斗建午之辰也疏 仲夏至危中。正義曰按三統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氏二度

○九音剛又苦浪反 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且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且奎十一度中元嘉麻

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且危九度中五 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氏五度中且室五度中 其日丙

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

禮記卷十六

波
18
60



干戚戈羽調竿笙篴簧飭鍾磬祝啟

為將大雩帝習樂也

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鞞大刀反本亦作鞞同鞞步西反竿音于筵音池本又作筵同簧音黃飭音勅祝昌六反敵魚呂反本又作圍為于偽。疏是月至祝啟。反下文為民注為傷為其皆同雩音于。從兆下鼓按周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鞞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鞞導也所以導樂作鞞禪也禪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劉熙釋名云施絃張之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布告如歸灑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箛音騎郭景純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箛六孔鄭注周禮云管如邃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云編吹者劉熙釋名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等者鄭注周禮云等三十六簧釋名云竿汗也其中污空笙者鄭注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竿

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箛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箛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箛者釋樂云大箛謂之沂郭景純云箛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箛七孔釋名云箛啼也聲如鶯兒啼簧者箛之各也氣鼓之而為聲釋名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鍾者按釋樂云大鍾謂之鐘音囂以玉石為之釋名磬磬也聲堅磬然祝者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景純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啟者釋樂云所以鼓啟謂之鏡郭景純云啟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鉏刻以木長尺櫟之。注脩均至之言。正義曰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為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命有司為民器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

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

能興雲雨者也眾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

帝也自鞞鞞至祝敵皆作曰盛樂凡他零用歌舞而已百辟
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零
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零禮以求雨
因著正零此月失之矣天子零上帝諸侯以下零上公周冬
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零。辟必亦反。疏。命有至穀實。○
注同句古侯同見賢遍反下御見同。義曰正以將
欲零祭故先命有司為祈祀山川百源為將零之漸重民之
義也故先為民大零帝用盛樂者為民祈穀後天子乃大零
天帝用上鞞鞞之等故云用盛樂也命此諸侯以零祀古之
者謂天子既零之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零祀古之
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注陽氣至
無零。正義曰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恒旱故制
禮此月為零縱令零祭時不早亦為零祭云零以吁嗟求雨
之祭者以零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歌
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裁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零
為遠謂遠為百穀求雨非鄭義也云零帝謂為壇南郊之旁
零五精之帝者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
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
天故零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大
暉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暉配白招拒

顛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凡他零用歌舞而已者
按女巫云旱暵則舞零是用歌舞正零則非唯歌舞兼有餘
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句龍
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鯀為崇伯而禮記
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為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
左氏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是身為百辟又為卿士按左傳
有社稷五官今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
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零者欲明正零
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亦修零禮以
求雨者釋此經大零在五月之中為五月不雨脩零祭作記
者言五月之零是常零故記之於五月也云天子零上帝者
以此云大零帝也云諸侯以下零上公者此云天子零上帝者
祀百辟卿士是也云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零者按春
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零穀梁不識成七年冬大零穀梁
云無為零是譏其冬零是冬無零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
月五月皆無零文春夏不零雖早不為脩零之祭其周季夏
當有正零則龍見而零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零傳云書
不時服注云零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零也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零十三年秋九月大零成公三年秋大
零七年冬大零襄五年秋大零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零傳曰

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
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
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
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二十一年夏大雩七年秋大雩旱莊三十
一年冬不雨雩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文二
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
雨有七大旱有三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
冬不雨以冬時旱氣以過故不數雩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
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
旱之事為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為
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為雩明亦不數
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雩有二十四在就二十四之中分
為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雩二年冬十月不
雨傳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雩禮是二部也文二年
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為
災是三部也此三部摠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

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
說云分為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
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者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為旱
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注云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乃始成災而雩二十一年夏大
旱未至建未而為災者若霧露濡壟中有苗雖未時不為
災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
也至八月不雨乃為災若無霧露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
月則為災故傳十一年夏大旱是也穀梁說云得雨日雩不
得雨日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
不同鄭釋廢疾從穀梁之義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鄭說
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
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
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
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不為雩以非雩月
故不雩
○農乃登黍也登進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
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
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

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雞仕于反又仕俱反雞也爾雅疏

云生啄雛含桃本又作函湖南反含桃櫻桃也櫻於耕反疏

注必以至櫻桃。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雞同薦之如

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

黍稷於是始孰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為此時黍新孰今蟬

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按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

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令民毋艾藍以染。為傷

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啟灌藍

也。此月藍力甘反別彼列反下文別羣同。疏。注此月至藍

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栽移則有所傷損此月藍既

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啟灌藍蓼者證此月養藍熊氏

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毋燒灰。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

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

門。問母閉關市母。索。順陽敷縱不難物。○索所。疏。門問至毋索。正義曰

十五家為閭關市無索者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挺重

蔽其物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游牝別羣。孕妊之

則繫騰。益其食。正義曰益其食挺重囚連

囚益其食。挺重。疏。文鄭又無注皇氏以為增益囚之飲

食義當然也熊氏以為。○游牝別羣。孕妊之。則繫騰

為其壯氣有餘相蹄齧也。○執如字蔡。班馬政。謂養

馬之政教也度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

駢攻駢此之謂也。度所留反駢音兆又音道字林音祧

疏。注馬政至攻駢。○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

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又阜馬佚特教駢攻駢注云阜盛壯

也鄭司農云二歲日駒三歲日駢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

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

生分。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疏。是月至生分。正

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

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分半也陰氣既起故物半死

半生蔡云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君子齊戒處必掩

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

君子齊戒處必掩。

君子齊戒處必掩。

君子齊戒處必掩。

身毋躁

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靜

止聲色毋或進

進猶

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
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從子用反
至或進○正義曰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
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必掩身處猶居也掩隱翳也陰既始
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干陰也母躁者躁動也既不顯露
又不得躁動宜靜以安萌陰也鄭引今月令無躁為欲靜欲
靜則無躁之義止聲色者歌樂華麗之事為助陰靜故止之
無或進者進御見也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
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蔡云方齊戒故止色內御之
屬勿或有所進也○注易及至其道○正義曰按易緯通卦
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
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磨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注
從入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眾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
黃鍾者縣黃鍾於其以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
管陽也又有六呂為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
五音者金為鍾革為鼓石為磬竹為管絲為絃皆有聲變舒
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
商角徵羽聲以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

之氣通入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
者五行謂五英調律麻者律麻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
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鄭云五英
謂顯顯樂名云六莖者帝嚳樂名云從入能之士注云從就
也謂人主就八能之士於習樂之處而觀之作樂五日者謂
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入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樂緯
協圖徵亦云從入能之士今月令於日至止聲色與諸緯文
違故云非其道必知其緯文作樂為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
至祭祭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有作
樂之文不得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
為其氣異此時傷人○正義曰滋味和節
人○和戶卧反
者欲定心氣也○者市志反
百官靜事毋刑
疏注為其至傷人○正義曰滋味和節
調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節

以定晏陰之所成

晏安也陰稱安

疏今月令刑為徑

之事不可以聞
以定晏陰之所成○正義曰上從君子齊戒以下至無刑以
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謂初感
安陰若不清靜則微陰與人為病故須定之王肅
及蔡氏皆云晏為以安定陰陽之所成非鄭旨也○鹿角

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解戶買反始

市志反夏戶嫁反堇音謹一名舜華蒸之承反

疏注木槿至蒸也。正義曰釋草云椴木槿榦木槿某氏云別三

名可食或呼為日及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陽氣盛又用火

於其方害微陰也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

陵可以處臺榭

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榭音謝觀古喚反

閣音都

疏注閣者至之榭。正義曰按釋宮云閣謂之臺李

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郭景純云榭今之堂堦

○仲夏行冬令則雹

凍傷穀

子之氣乘之也陽為雨陰起脅之凝為雹。雹步角反凍丁貢反

道路不通

暴兵來至

盜賊攻劫亦雹之類

疏

仲夏至來至。正義曰雹凍傷穀天災道路不通暴兵來

至人災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

卯之氣乘之也生日長

百騰時

起其國乃饑

騰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騰言特食苗葉虫饑居疑反又音機

行春至乃饑。正義曰五穀晚熟天災百騰時起地災其國乃饑人災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

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為天獄主殺。零本又作苓音同

果實早成

生日短

民殃於疫

大陵之氣來為害也。殃於良反疫音役

疏

行秋至於疫。正義曰草木零落果

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

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

未之辰也

疏季夏至奎中。正義曰按三統麻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且婁八度

申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且

胃十四度中元嘉麻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

且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且奎十二度中其日丙丁其帝炎

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

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去起呂反後放此任音王又如字恪苦。疏注林鍾至純恪。正義曰按律麻志黃鍾長九寸各反。疏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鍾長六寸引周語曰下者證林鍾之義故周語云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按注云坤初六也林泉鍾聚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學習腐草為螢

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擊螢飛蟲螢火也。蟋蟀

上音悉下音率腐扶矩反熒本又作螢戶局反或作腐草化為螢者非也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搏音博擊音至本亦作鷲。疏温風至為螢。正義曰蟋蟀居壁者此物生在於土能遠飛在野按爾雅釋蟲云蟋蟀蝥也孫炎曰蜻蛉也梁國謂蝥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為蟋蟀斯蝥非也。鷹乃學習者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按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言

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為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腐草為螢者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為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為鷹鷹還化為鳩故稱化今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稱化。注謂攫至螢火。正義曰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云螢飛蟲者按釋蟲云螢火即炤。天子居明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炤。

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

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

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

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鼃言取羞物賤也鼃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漁師為榜人。蛟音交鼃大多反又徒丹反鼃音元冒亡報反榜必。疏命漁至取鼃。正義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孟反。疏倭之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為故不言是月也故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明非獨季夏而取。注周禮至榜人。正義曰引周禮秋獻龜魚是獻人職文又

云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者是龜人職文引之者證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於此言非也。命澤人納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也。葦于鬼反刃而慎反。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

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

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

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為艾于偽反下文為民注為求福為

其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

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

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共音恭

疏命四至祈福。正義

以共皇天上帝其事既大又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命婦官至等給之度論黼黻文章給郊廟祭祀之服事異於上帝養犧

牲故言是月自樹木方盛至則有天殃論禁斷餘事助時生養亦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土潤溽暑至土疆論上暑下潤

糞地為宜事異於上故復言是月。注四監至為田。正義曰按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釋詁文云今月令四為田者令田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注為民至五帝。正義曰為民求福者雖是尋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為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為祈福浪使民艾芻是在上虛取民力今還祈福與民皆蒙福是不虛取民力役使之也云上帝大微五帝者按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為昊天上帝祗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祗是耀魄寶之上帝為大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是月也命婦

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婦官染人也采

五色。黼音甫黻音弗差貸音二又他得反

疏

命婦至差貸。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

染此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此等之物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必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濕染帛為宜此是秦法也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之石至秋乃捻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夏至秋皆得染物周秦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注婦官至五色。正義曰按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泉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為染人采五色者鄭注臯陶謨曰采施日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對文耳散則通。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

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旗章旌旗及章識也。別

及如疏。注旗章至章識。正義曰旌旗者則周禮司常九

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注引士喪禮以緇。是月

廣三寸長半幅頰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為其未堅刃也。不可以與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

可以起兵動衆。土將用事。疏。注土將用事氣欲靜。

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火之間。毋舉大事

以搖養氣。大事興徭役以有。毋發令而待以妨

神農之事也。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

者以其主。疏。毋發至之事。正義曰發令者發動微名之

於稼穡。疏。令也而待者謂時未順而豫動名以待後時

乃使也以妨神農之事者解所以不豫發令也神農者土神

也爾時土神用事若逆令名民驚心動是妨土神之氣事

也。注土神至稼穡。正義曰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

故曰神農知土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土爰稼穡孔傳曰種

曰稼斂曰穡蔡氏云神。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

農則炎帝非鄭義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

大事則有天殃。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

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

張含泉任萌 **疏** 水潦至天殃。正義曰六月主未未有東

滋物歸中。將持功者神農猶土神也。土地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為生養之

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將持功也。舉大事則有天殃者

神農方持功若人君有舉大事于養氣者非唯神農罪之則

天亦殃罰之也。犯土而天罰之者地受天澤得以含養今若

干地則是干天也。注言土至歸中。正義曰解所以犯天

殃之義也。云動之則致災害者若動地則致天災害是地功

由天也。云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者引孝經說證地

受天澤為成已功也。地體卑順故受天之雨澤而體得謙虛

開張也。云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者亦孝經說也。既謙虛開

張故能含於水泉任萌一切之物並滋繁而歸地中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 潤溽謂塗溼也。○辱如 **大雨時行**

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 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菜地先

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

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薙他計反。又直履反。○ **疏** 大

芟所銜反。萊音來。畜勅六反。復扶又反。夏日人一反。○ **疏** 大

至熱湯。○正義曰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大雨時行土既

潤辱又大兩應時行也不云降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

云行行猶通彼也。蔡云大雨時行行降也。從土潤以下皆為

下句燒薙謂迫地芟除草名也。周禮立其官使除田草也。五

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

也大兩時行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燒薙故云行

水也。○利以殺草者利益也。先芟後燒又蓄水漬之即草根

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如以熱湯者日暴水於爛草

田中水熱而沸如熱湯漬之也。○注薙人至變之。○正義

曰引薙人證芟草時節按薙氏云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

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

牙康成云萌之者以茲其所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

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芟之以耜測

凍土刻之。按皇氏云夷音薙。繩音孕。云又曰如欲其化則以

水火變之者謂先以火焚燒其草在後以水浸漬之變此可

瘠地為肥故云水火變之先火後水而云水火者便言也。○ **可**

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土潤溽澤易行也。糞美互

問反疆其丈反注同易以 **疏** 可以至土疆。○正義曰於此

豉反強其兩反。樂好覽反。○ **疏** 月之中又可行以下二事也

禮記卷之十一

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可以美土疆者疆者疆樂磊磈難耕之地此月亦可止水漬之乃壅糞之使田美也。○注土潤至之地。○正義曰土潤以下皆為下句是與鄭相合也。云糞美互文耳者亦可以美田疇可以糞土疆故言互文也。云土疆強驟之地者強是不軟驟是罅闕也。並謂礫礮磊磈之地。○季夏行春也。草人職云疆樂用黃疆樂強驟者也。

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

為害。○鮮音仙。又民乃遷徙。移物也。○疏。○正義曰穀

仙典反欬音代反。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絜而墮落也。此也。國多風欬此

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也。○注未屬巽。○正義曰按易

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

主丙辰戌亥主丁行秋令則巨隰水潦。九月宿直奎奎

已多是未屬巽也。行秋令則巨隰水潦。九月宿直奎奎

為溝瀆溝瀆與此月禾稼不熟。傷於水也。乃多女災。任

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任

之類。○疏。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為

敗也。○疏。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為

水傷含。行冬令則風寒不時。乘之也。鷹隼蚤鷙

任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乘之也。鷹隼蚤鷙

得疾厲之氣也。隼息允反蚤。四鄙人保。象鳥雀之走竄

鷙上音早下音至亦作鷙擊也。四鄙人保。象鳥雀之走竄

保。○竄。○疏。風寒至入保。○正義曰以丑未屬巽十二月建

七亂反。○疏。丑得巽之氣故為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

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疏。中央土。○正義曰夫四時

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所以屬地

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

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

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

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其日戊己。起也。日之行四時之

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其日戊己。起也。日之行四時之

間從黃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疏。其日戊己。○

豐邑宛卷七

卷七

於夏末而實為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亦為日
名也。注日之至之佐。正義曰按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
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
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
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
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
秋之間日從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
依常行在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
道而行至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南遊謂星辰在
黃道南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南遊謂星辰在
位日依常行在黃道至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鄭注洪範云四
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為之佐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
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
也。后土亦顓頊氏之
子。日黎兼為土官。**疏**注后土至土官。正義曰按昭二
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經后
土非句龍而為犁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經后
犁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犁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其
稷又云。五祀句龍為社。神則不得又為五祀。故云。犁兼也。其

蟲 倮
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疏**注象物至
義曰大戴禮及樂緯云。麟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介蟲三百
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云象物露見不
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
案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
盛大。露見不隱藏也。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者。諸鄭之所云。皆
象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
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兼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
言此北方兼言。鼈是不取五靈也。**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
以其最濁。君之象也。李夏之氣和則**疏**注聲始至之象。
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疏**正義曰。按律麻志
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律中黃**
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鍾之宮
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
律十二管。**疏**律中至之宮。正義曰。黃鍾之宮。於諸宮為
還相為宮。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
鍾之宮。聲非黃鍾一聲也。故特云。律中者。黃鍾之宮也。黃鍾
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

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十二律互相為宮據律主言之也崔靈恩云凡陰陽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為一調迭相為宮而生五聲合而成樂黃鍾宮最長為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音者是五音之長故與黃鍾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聲相應非論候此月氣之相應是以注云季夏氣至則黃鍾之宮應不直云黃鍾之律應也然則直言律應不言宮者明主為所候之氣應也直言律中黃鍾之宮不言律應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黃鍾為宮音相應非為氣應也故鄭引禮運云迭相為宮以證之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玉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為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為候氣按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鍾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注黃鍾至為宮○正義曰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唯黃鍾宮聲於諸宮最長故云之宮也云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其終於六十者故

黃鍾之調均則黃鍾為宮黃鍾生林鍾為徵林鍾生大蕤為商大蕤生南呂為羽南呂生姑洗為角此是黃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詳之云季夏氣至則黃鍾之宮應者謂季夏土聲與黃鍾之宮聲相應以其非實候氣故不云黃鍾之律應或本云律應者誤也引禮運還相為宮者證所明十二律循環為宮聲調則具而此經得黃鍾之宮其數五言五者土以生為本其味甘其臭香土之臭味也凡其祀中雷祭先心中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雷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雷力又反複方服反藏才浪反注中雷至之禮○正義曰鄭意言中雷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雷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雷飯於牖下明中雷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矣也是明中雷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社神亦

中雷神之由也。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雷。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雷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復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復。言於地上重復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故庚蔚云：復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雷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云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雷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與，此不言者前祀戶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知祀戶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鼎俎迎尸如祭戶也。

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

器圜以閔 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

○圖者象土周而於四時閔讀如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圖音于權反。閔音宏長丁丈反。畜呼又反。下金畜同。疏

注大廟至含物。正義曰：按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尺，東西三尺，中央土室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云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形制似殷之路者，但服色尚黃，飾之黃耳。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般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惟有黃白不更加他色者，黃與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耳。牛土畜者，按易乾為馬，坤為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云器圜者，象土周匝於四時者，方則有所不足。圖則無所不覆，故云象土周匝於四時。云閔讀如絃，謂中寬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故讀從此。絃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故云中寬象土含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且畢中 孟秋者日月會於鶉

尾而斗建。疏 孟秋至畢中。正義曰：按三統曆七月節日申之辰也。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

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一度且并初度中元嘉麻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
箕二度中且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
翼十度昏斗三度中且昂七度中
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咸熟萬物月為之佐
萬物皆蕭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為日名焉
其日庚辛也辛之言更

其神蓐收 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
功者也少暉金天氏蓐收少暉氏之子曰

該為金官。少詩召反注下。疏注少暉至金官。正義曰案此
放此少暉黃帝之子蓐音辱。秋云其帝少暉在西方金

位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駘稱金天氏與少暉金天氏相當故少暉則金天氏也又帝

王世紀少暉帝號曰金天氏云少暉氏之子曰該為金官者
按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之子該又云該為蓐收

是為金神佐少暉於秋蓐收其蟲毛象物應涼氣而備寒
者言秋時萬物摧辱而收斂其蟲毛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應應對之應貉戶各其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
反依字作須旃之然反其音商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

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疏注三分至官壤。○
曰商亂則破其官壤。○破彼義反。疏正義曰按律麻志

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一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有四
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為商聲

之濁次於宮宮既為君商則為臣故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
也引樂記云者證商為臣之義云商亂則破者謂商聲雜亂

感動人心令情性傾破情律中夷則孟秋氣至則夷則
既不正是以官司敗壞也律中夷則孟秋氣至則夷則

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長五寸七分二寸九分寸之疏
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注夷則至無貳。○正義曰大呂長八寸二分寸之
一寸四分三去一也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分二寸九

寸為二四四三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為大呂一
九分兩個整寸揔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

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為三百一十二分
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揔為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

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七去其一分五分九寸
益前四為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

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引周語以下者證夷則
之義按周語注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

詩歌九功之法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辛其

臭腥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

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

東其他皆如疏注記之至之禮正義曰云祀之先祭肝祭竈之禮者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者以陰氣始於五

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為陰之中故云秋為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為陽中故正月云春為陽

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

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為陽中於藏

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

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為此肝之上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俱得為藏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

北面以在門外故主得南嚮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設盛於俎東者皆約中雷禮文也其他皆如

祭竈之禮也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屬也○涼風至白露降寒

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謂蟬也鷹祭鳥者將食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

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謂蟬也鷹祭鳥者將食戮之而已○戮音六蜩大彫反蜩五兮反寒蟬疏注寒蟬

正義曰按釋蟲云蜩寒蜩郭景純云寒蟬也似蟬而小青赤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者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

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云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

用始行戮不據事以經唯記時候謂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

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

深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

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總子孔反駱音洛鬣音獵本亦作髦音毛又一本作旄毛也○是月也

是月也

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秋盛德在金謁告○先天子乃齊立秋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

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

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

征不義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

方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詰去吉反好惡並如字上呼報反下烏路反是月也命

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

務搏執順秋氣政尚嚴○繕市戰反邪似嗟反搏音博命理瞻傷察劓視

折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劓之淺者曰傷○劓初良反注同審斷決

獄訟必端平端猶正也○審斷決了亂反下同戮有

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贏音盈

注同解古賣反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

廟黍稷之屬○是月至寢廟○正義曰按仲秋云以犬於是始執〔疏〕嘗麻今不云牲者皇氏云不云牲記文

命百官始收斂順秋氣也完隄坊謹壅塞以備

水潦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胡官反隄本又作堤了兮反防本又作坊音房壅於勇反好呼

報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是

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

出大幣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疏〕注古者至封諸侯割地失其義○使疎吏反

其義○正

義曰按祭統古者於嘗也出田邑嘗謂秋祭於此嘗祭之時王者割出田邑以與諸侯今正是嘗祭之月而禁封諸侯及割地之事故云失其義也鄭唯偏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

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戎兵乃來十月宿直營室

營室之氣為害介音界注同蟹胡買反○正義曰陰氣大勝天災也○注

也營室主武事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注

介甲至之屬○正義曰按越語云越伐吳吳王使王孫雄請

成於越越王欲許之范蠡不許王孫雄謂范蠡曰先人有言

曰無助天為虎助天為虜者不祥今吳稱蟹無遺種子將助

天為虜乎注稻蟹謂蟹食稻也○注營室至武士○正義曰

按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是主武事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寅之氣乘

之也雲雨陽氣復還五穀無實○復還扶又反下音

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地災也行夏令則

環又疏其國至無實○正義曰其國乃旱陽

音旋疏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

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寒熱不節民多瘧疾瘧疾寒熱所為

也今月令瘧疾為疾疫○瘧魚略反疏國多至瘧疾○正義曰國多火災寒

疾疫○瘧魚略反疏熱不節天災也民多瘧疾人災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觶中仲秋者日月會

于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觜子斯疏仲秋至觶中○正

反又子隨反觶戶圭反又戶規反疏義曰三統麻八月

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

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

二十一度中按元嘉麻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

中且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

且井九度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

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

祀門祭先肝南呂者大蕨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

語曰南呂者疏注南呂至秀物○正義曰大蕨長八寸三

贊陽秀物疏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

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為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三分為一寸益前四寸為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南呂之義按周語注坤六二也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陰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

佐陽秀成物也

羞 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閏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也○盲亡庚反閏音文依字

疏 注作蠶又作蚊蚋人銳反又如悅反養餘亮反下同

風至孰是○正義曰盲風疾風者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為盲風玄鳥鶯者釋鳥文玄鳥歸為仲秋之候玄鳥至不為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禱為候或可仲春時候非一故記時候之中不載玄鳥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者凡鳥鴻鴈之屬也故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為居皇氏之說即兼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然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云不以中國為居者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

為居也云羞謂所食者按夏小正云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云羞謂所食者也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者今按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云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鳥也者謂閏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為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為丹良是螢火今按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

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 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

杖行糜粥飲食 助老氣也行猶賜也○糜亡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

○乃命

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

短

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飭丑力反。後放此。

衣服有量必循

其故

此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量音量。下度量同。朝直

遙反。為于偽。

冠帶有常

因制衣服而作之也。

○乃命有司申

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

其殃

申重也。當謂值其罪。○當丁浪反。下不當及注同。枉紆往反。撓女教反。又乃絞反。字林作撓。非重直用反。

疏

是月所為故言是月所命有司斬殺必當雖異衣服養老

但此事起孟秋此月申嚴而已。故附於養老衣服之下。不更別言是月也。自乃命祀宰至先薦寢廟論循行犧牲享祭上帝并難以達秋氣。犬以嘗麻。摠是祠祀之事。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可以築城郭。至行罪無疑。論築造城邑。收斂積聚。勸課種麥。為農為民。亦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夜分。至角斗甬論晝夜既等。齊平度量。又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易關市。至慎因其類。論秋物新成。使民財豐。備無逆于天。有順於時。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注此謂至繡裳。○正義曰：此云文

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經云：具飭

衣裳。飭謂正也。言備具。正理衣裳。云：文謂畫也。者以經文與

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為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

而繡裳者。按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是裳繡也。

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衣服有

量。必循其故。○正義曰：此朝燕等之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

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不得別更改造。此云循其故

上云文繡有恒。恒則故也。但上祭服委曲言之。○注此謂

至之可。○正義曰：上祭服。故知此是朝燕也。及他服者。謂

戰伐田獵等之服。引詩七月流火者。證寒之益。至故作衣服

此詩是幽風周公所作。周公用管蔡流言。遂陳先公居幽。施

化之事。言七月之時。火星西流。九月之時。常授民以衣服。○

注申重至其罪。○正義曰：申重也。釋詁文云：當謂值其罪者

言斷決罪人之時。必須當值所犯之罪。經云：枉撓不當。枉謂

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

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

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按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行下孟反芻初俱反草也豢音患養也以所食得名瞻音占瘠在亦反中丁仲反

至其饗○正義曰此月鳥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之事也○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按芻豢者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按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察物色者物色也○必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睥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性者小謂羔豚之屬也○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法則天神饗之也○注宰祝至曰豢○正義曰按周禮大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視牲由大宰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者按充人云祀五帝繫於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芻按樂記云豢豕為酒周禮犬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秋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禳以發

疏注此難至疾疫○正陳氣禦止疾疫○難乃多反注同

皆難陰氣也恐此亦難陰氣故云難陽氣言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也秋涼之後陽氣應退至此不退是涼反熱故害及於人云亦將及人者亦謂對春季言春季之時陰氣右行日在昴畢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故為災今此月陽氣左行至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故云亦將及人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者以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云宿直昴畢也其八月合昏之時斗柄建指昴畢本位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云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者大陵既為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應氣相感故厲鬼隨而出行云亦命方相氏者亦季冬以周禮季冬命方相氏故云亦引王居明堂禮者證仲秋難義云以發陳氣者謂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防禦禁止疾疫之事也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禳季冬稱大則貴賤皆為也

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禳季冬稱大則貴賤皆為也

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
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
氣也按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按十一月陽氣至
于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于虛危而為難者以十一月
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
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可難也季冬亦陽
初起而為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摠陰疫氣故
為難也其磔禴之牲按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
凡毀事用駝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禴共其
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雞人云面禴廿六雞牲
則用羊用犬用鷄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雜大
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
○以犬嘗麻

先薦寢廟麻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

邑穿竇窖脩囷倉為民將人物當藏也穿竇窖者人

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母羅其災○疏注隋

寶音豆窖古孝反困丘倫反隋他果反謂狹而長似故云隋曰寶方曰窖者寶既為隋囷故以窖為方也引王

居明堂禮證此月築城郭建都邑之意云殺氣將至無罹其
災者於此仲秋之時戒勅於民曰此時殺氣將欲至民當
入室無在田野罹被其災按幽詩十月之後云嗟我婦子曰
為改歲入此空處此仲秋已入室者但仲秋之時耘鋤既了
暫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
○乃命有司
勸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所以不同

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始為禦冬之備○趣七

反務畜丑六反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

無疑麥者接絕續乏疏注麥者至重之○正義曰前年

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

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尤重之者以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

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蔡氏云陽氣○是月也日夜分

雷始收聲蟄蟲壞尸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

始涸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

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

禮記疏卷十六

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
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天根見九月末
正義曰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
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為動坤為地
是動於地下是從此月為始故云動內物也云蟄蟲益戶稍
小之者戶謂穴也以此月為始故云動內物也云蟄蟲益戶稍
然者以陰氣將至此以壞之稍小以時氣尚溫猶須出人故
十月寒甚乃閉之也云此甫八月中之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
也者甫始也以雨畢在九月之初今此始八月之中對九月
為始八月宿直昂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非
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云辰角見
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涸者星名見者朝見東方殺
氣日盛雨氣盡也云天根見而水涸者注云天根亢氏之間
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又云雨畢而除
道水涸而成梁者以國語上文既云水涸下又云水畢除道
故云又曰所以除道治梁者國語注云水涸下又云水畢除道
成梁所以使民不涉皆國語文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
月末此鄭之言也九月本謂九月初也按律厯志角十二

禮記疏卷第六

疏

疏

度亢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
校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韋昭
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
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始天根見中國語皆謂朝見以今管厯
謂辰角見後五日則天根見也國語皆謂朝見以今管厯不
之亦然而皇氏云九月之時辰角天根昏見東方未聞也不
知何意如此之說此周語所云單襄公聘宋假道於陳見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如夏氏單襄公歸告周定王之辭也鄭又
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證雨畢水涸在季秋也云除道致梁
以利農者農既收刈當運輦故法地治道水土為梁便利民
之轉運故云○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
以利農也

角斗雨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
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
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
匱亦乏也遂猶成也○易以鼓反注同便
婢面反匱其位反注同賈音古又古雅反○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

其時慎因其類

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眾也季夏禁

獵是以於中

疏

是月至其類。正義曰關市之處輕其賦

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以此之故便利民人之事四方摠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供故國無乏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遂遂成也。百事皆成於此之時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為。注事謂至戒焉。正義曰以此月云築城郭故云事謂與土功孟秋云始征伐季秋云教田獵故云合諸侯舉兵眾也。但此月上有孟秋始征伐下以季秋教田獵故云是以於中為之戒焉。○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

草木生榮

應陽動也。應應對之應。

國乃有恐

以火訛相驚。疏

仲

至有恐。正義曰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注宿直房心為大火。○正義曰鄭云此者解仲秋行春令時雨不降之意。仲秋是應雨之時。今行春之令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注以火訛相驚。○

正義曰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為金。仲春為木。金能剋木。又仲秋雨。水又剋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訛偽言語相驚。故云。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

五穀復生

午之氣乘之也。復扶又反。

疏

其國至復生。○正義曰其

地災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

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數所角反。

收雷先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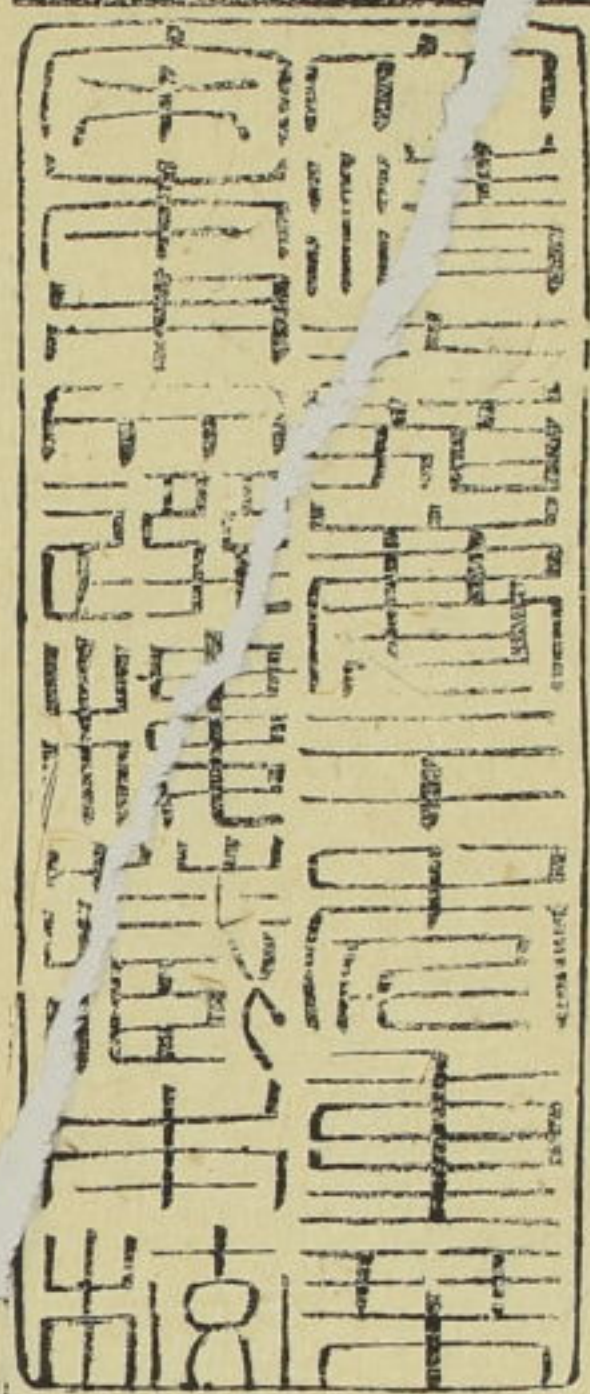
先猶蚤也。冬主閉藏。

草木蚤死

寒氣盛也。疏。死。○正義

日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蚤死。地災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六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月令

仲夏之月節

惠棟按云仲夏節其日節小暑節天子節宋本合為一節

仲夏至危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

惠棟按宋本作節此本節誤五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下五

月節日在井三度同

旦危九度中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按云宋書作危七度是

其日丙丁節

小暑至節

鷓始鳴

惠棟按宋本作鷓岳本同石經同釋文同此本鷓誤鷓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賜博勞也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惠棟按宋本賜作賜毛本賜字同博作博嘉靖本同岳本作賜博釋文出博勞云音博又音伯。按博博皆雙聲假借

反舌百舌鳥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鳥作也

方言云

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據藝文類聚非方言乃鄭志也段玉裁按本亦云方言二字當作鄭志

譚魯以南

閩本同監毛本譚誤潭盧文弼按潭改沛

謂之食厖

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食厖疑食疣

齊杞以東

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本杞改濟

然名其子同云蠖娘也

閩本同監毛本娘作蛸

云搏勞者

閩毛本同監本搏作博

百勞鳴將寒之候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百作伯與詩箋同

蔡云蟲名毒也

惠棟按宋本作名此本名誤鳴閩監毛本同

又靡信云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靡作糜是也

天子居明堂大廟節

天子居明堂太廟

閩監毛本同岳本太作大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注太廟太室同

是月也命樂師節

脩鞀鞀鼓

閩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注放此

飭鍾磬祝敵

閩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岳本同釋文同

是月至祝敵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音之布告如歸灑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歸作埽按埽字是也監毛本作音之變布如灑出盧

文昭按云本作音多變布如灑出也宋本亦譌

戈鉤子戟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鉤子誤鈞子閩監本鉤字同子衛氏集說同毛本亦作鉤子

列管瓠中

閩監毛本同虛文昭云瓠當作匏

聲如鶯兒啼

閩本同監毛本鶯作嬰

簧者竽笙之名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按本云名當作舌

釋名磬磬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名下有云字是也

中有椎柄連底桐之

惠棟按宋本桐作桐閩監毛本同作撞衛氏集說同浦鏜按云撞爾雅注作桐大孔切

命有司為民祈祀節

惠棟按云命有司節農乃登節令民節毋燒節挺重節游牝節

宋本合為一節

古者上公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作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公誤古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浦鏜從假

樂雲漢詩疏按作古者上公以下考文引古本亦作古者上公以下

雩之正當以四月

閩本同監毛本常作當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命有至穀實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制禮此月為雩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月作時

不可偏祭一天

惠棟按宋本作一是也衛氏集說同此本一誤之閩監毛本同

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

惠棟按宋本作止此本作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則龍見而雩是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龍見作龍國誤也

服注云雩遠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云字闕

故僖十一年夏大旱是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十上有二字案有二字是也

農乃登黍節

含桃櫻桃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櫻疏同各本皆作櫻釋文亦出櫻

黍稷於是始孰閩監毛本孰作熟下未孰新孰同

毋燒灰節

毋燒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案呂覽
灰作炭

毋暴布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暴作
暴釋文出暴布

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
說同監毛本大作太釋文出大陽

挺重囚節

益其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食誤
長考文引宋板作食

皇氏以為增益囚之飲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飲
作飯

游牝別羣節

則繫騰駒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
同釋文出則執云蔡本作繫考文引古本繫作執
為其牡氣有餘相蹄齧也惠棟按宋本牡作壯考文引古
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閩監毛本誤牝衛氏集說同

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
棟按宋本匹作疋

是月也日長至節惠棟按云是月也日長至節君子
節薄滋味節嗜欲節鹿角解節是
月也毋用火節宋本合為一節

是月至生分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君子齊戒節

進猶御見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猶作謂

或調律磨 閩本磨作麻監毛本作歷衛氏集說同。按磨乃曆字之誤古多假磨為麻戰國策麻室字史記樂毅傳作曆可證也

絲為絃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絃作弦

冬至祭祭圜丘 閩本同監毛本祭字不重空缺一字衛氏集說作冬至祭天是也考文引宋本同

薄滋味節

注為其至傷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注為其氣異此時傷人

節者欲節

節者欲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初作者後改嗜釋文出嗜欲石經作節嗜慾考文引古本足利

本者亦作嗜盧文弼按云者惠棟本改作嗜疑宋本亦作嗜也。按嗜正字者假借字

鹿角解節

木董榮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木董考文引古本董作權案正義標起止作權

木權至蒸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蒸也作王蒸

椴木權 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椴當作椴

某氏云別三名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某誤郭三誤二

仲夏行冬令節

行春令節

則五穀晚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岳本熟作孰嘉靖本同。按孰熟古今字

行秋令節

八月宿直昂畢為天獄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為上有昂

字山井鼎云宋板八月宿直昂畢下後人補寫昂字不知據何本也嚴杰云考文所云古本多不足據開元占經云黃帝曰昂天牢獄也又云巫咸曰昂為天獄是昂畢並為天獄之證注文必不舍畢而言昂古本為上有昂字非也

行秋至於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民殃於疫人災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三終又記云凡二十五頁

季夏之月節

惠棟按云季夏節其日節宋本合為一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合諸侯制百縣節止為第二十四卷首題

季夏至奎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日在井三十二度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弼按云宋書六月節日在鬼一度弱此井三十二度當作井三十三差只一度

旦東壁八度中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弼按云宋書作壁六度是

其日丙丁節

溫風始至節

惠棟按云溫風節天子節命澤人節宋本分澤人納材葦一句合上二節為一節

腐草為螢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釋文出腐草為螢云本又作螢或作腐草化為

螢者非也洪頤煊九經古義補云按呂氏春秋淮南子周書時訓解皆有化字藝文類聚三引月令亦有化字。按有化字非也正義引蔡氏云鳩化為鷹鷹還化為鳩故偁化今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偁化

鷹學習謂攫搏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謂字

但居其壁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其作在

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

惠棟按宋本作有此本有字闕閩監毛本有誤曰

腹下如火光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光字

天子居明堂右个節

又云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者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云字空闕是夏

之秋也者六字亦闕惠棟按宋本無是夏之秋也者六字

言記之者非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言記者之非無也字

命澤人納材葦節

惠棟按宋本是月也命四監以下為一節案此本命澤人上不作。

是連上為一節是月也上作。是自為節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命澤人納材葦句經注亦屬上節

北辰耀魄寶

閩監毛本作寶此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本寶字闕

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圜

作圓大作太嘉靖本同岳本圓字同太亦作大

命四至祈禱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自命婦官至等給之度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給作級

論禁斷餘事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論斷餘三字闕

自土潤溽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溽作辱

知百縣非諸侯

閩監毛本作知此本知字闕

更無別五帝之文

閩監毛本作無此本無字闕

是月也命婦官節

惠棟按云是月也命婦官節黑黃節宋本合為一節

命婦至差貸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元之石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豫字闕治作始衛氏

集說作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元之色也

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已用作色周耳誤章

黑黃倉赤節

黑黃倉赤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倉作蒼衛氏集說同石經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倉

以別貴賤等給之度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給作級石經同案石經作級蓋依呂覽

旌旗及章識也

閩監毛本作及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及誤文

頽末長終幅

閩監本作頽末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與司常注合此本頽字闕毛本頽末誤

質未

是月也樹木方盛節

惠棟按云是月也樹木方盛節母舉大事節水潦節宋本合為

一節

乃命虞人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澧集說本脫乃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有乃字

為其未堅刃也

閩監毛本作刃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刃字闕衛氏集說同刃作勒

土雖寄王四季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四上有於字

母舉大事節

大事興徭役以有為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徭作絲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又興上有謂字釋文出徭役考文引古本事下有謂字

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

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繇作徭

作徭預作豫衛氏集說繇字同預亦作豫○按說文有豫無預

水潦盛昌節

動之則致害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害上有災字盧文弼按云災字按疏亦有

未有東井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有作值衛氏集說同

干養氣者

惠棟按宋本作干此本干誤于閩監毛本同

若動地則致天災害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天作干衛氏集說同

是月也土潤溽暑節

惠棟按云是月也土潤節可以糞田疇節宋本合為一節

土潤溽暑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

釋文出辱暑云本或作溽注此本作潤辱與惠棟按宋本同各本俱作溽

謂塗溼也

監毛本作溼岳本作濕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溼誤温閩本同○按溼正字濕假借字

大雨至熱湯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土既潤辱

閩監毛本辱作溽

行猶通彼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彼作被

又蓄水漬之

閩監本同毛本又誤文衛氏集說作又畜水浸漬之

水熱而沫沸

閩監本作沫衛氏集說同此本沫誤洙閩本同

以茲其斫其生者

惠棟按宋本亦作茲其與周禮注合閩本同監毛本茲其誤鏹具

夷之以鉤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鎌作鎌

若今取芟矣

閩監毛本作芟此本芟作菱

以耜測凍土剡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凍作凍浦按測改側○按段玉裁云以耜戛

良耜傳箋證之則當作測浦鏹非也

可以糞田疇節

可以美土疆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並作疆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同此本疆誤疆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注放此釋文出土疆云注同此本疏中皆作疆不誤

土潤溽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溽作辱古本同

土潤辱

閩監毛本辱作溽

季夏節

季夏至遷徙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行秋令節

邱隰至女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及禾稼不熟此地災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字衛氏集說同

行冬令節

風寒至入保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中央土節

惠棟按云中央節其日節其蟲節其音節律中節其數節天子節宋本合為一節

物體質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碍作礙衛氏集說作物體室礙

輒寄王十八日也

惠棟按宋本作王此本王誤五閩監毛本王誤一

其日戊巳節

其帝黃帝節

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

毛本土誤氏黎作犁閩本監本衛氏集說本亦作犁考文引古

本作黎餘本並作黎。按依說文當作犁假借作黎誤作藜俗省作犁

其蟲倮節

恒淺毛

閩監毛本作恒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恒誤淺

案仲夏云

惠棟按宋本作案閩本同此案誤以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至六月土王之時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時誤非考文引宋板作時

西云狐貉之屬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貉作俗

律中黃鍾之宮節

律中黃鍾之宮

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餘放此

案黃鍾之調均

惠棟按宋本作案此案誤故閩監毛本同

其數五節

是以名室為雷云者

惠棟按宋本作以此本以誤所閩監毛本同

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

閩監本同毛本云誤詩考文引宋板作云

鄭云復者復於土上

惠棟按宋本作復此本復誤復閩監毛本同

故廣蔚云

段玉裁校本云上有之字

復謂地上累土謂之穴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校本下謂改為盧文弼校本亦云當作爲

天子居大廟大室節

器圖者象土周市於四時

惠棟按宋本作市岳本作匝此本市誤布閩監毛本同嘉靖本

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布作迎

閔讀如絃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校本如改爲

象土周匝於四時者

惠棟按宋本匝作市閩監毛本匝誤布下周匝同

孟秋之月節

孟秋至畢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昏箕二度中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昭按本云宋書箕三度非是下翼二度是

其日庚辛節

該為蓐收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蓐作辱下蓐收者同

言秋時萬物摧辱而收斂

閩本同監毛本辱作蓐衛氏集說同

其蟲毛節

今於微數五十四上更加十八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四上誤有四閩

監毛本同

為商聲之濁次於宮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無為字聲字同此本無為字聲誤音之字誤重閩監毛本無為字聲誤音之字不重

謂商聲雜亂感動人心

惠棟按宋本作雜亂此本雜亂誤足以閩監毛本同

律中夷則節

益前四寸為五寸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上寸字脫閩監毛本同

其數九節

於藏直肝

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直作值。按古多以直為值

其他皆如祭竈之禮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作者

及祭醴三

惠棟按宋本作醴此本醴誤體閩監毛本及衛氏集說同

天子居總章左个節

惠棟按云天子節宋本分其氣廉以深之上合孟秋節其日節其蟲節律中節其數節涼風節為一節

駕白駱

閩監毛本作駱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此本駱誤駱釋文出自駱

是月也以立秋節

惠棟按云是月也以立秋節命百官節宋本合為一節

順彼遠方

閩監毛本作遠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此本遠誤還

察創視折

閩監毛本作折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折誤析

是月至寢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完隄坊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坊作防嘉靖本同釋文出防云本又作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皆作防

八月宿直畢

閩監毛本作直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直誤在

坏牆垣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石經牆垣二字倒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垣牆此浴唐石經之誤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作墻垣

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

惠棟按宋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

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月也而禁四字闕閩監毛本補嘗並秋而禁五字其嘗並秋三字誤也宋監本亦作此其月也無秋字

孟秋行冬令節

營室主武事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事作士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案此本

疏標起止作士下又作事岐出下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注亦有此五字而各本皆作武士是此亦當定作士也

孟秋至乃來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行春令節

其國至無實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行夏令節

寒熱所為也

惠棟按宋本作也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

也字闕閩監毛本誤者

今月令瘧疾為疾疫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下疾字闕閩監毛本疾作厲

仲秋之月節

日月會于壽星閩監毛本同岳本于作於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盧文弼按云作於與前一例

仲秋至觸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去日一百二度且并二度中惠棟按宋本作一百二度此本作一百六度其六字誤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昏斗二十四度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弼按云宋書斗二十五度少強

其日庚辛節

盲風至節

九月丹鳥羞白鳥閩本監本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九作八又云八月作九月傳寫之誤按惠棟說非也正義明言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可見孔氏所依用本作九月

元鳥鷺者閩監毛本鷺作燕。按燕正字鷺俗字

而云不以中國為居惠棟按宋本作云此本云誤亦閩監毛本同

天子居總章大廟惠棟按云天子節宋本分其器廉以深之上合前仲秋節其日節盲風節為一節是月也養衰老以下為一節

行糜粥飲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糜誤靡釋文出糜粥

是月至其殃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自乃命祝宰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祝宰二字倒。按監本毛本是鄭注謂宰祝大宰大

祝也

故言是月自可以築城郭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是月自三字誤在未行而以下行課

種麥三字移入此行此以下三行首三字俱移上一行

勸課種麥為農為民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課種麥三字誤在上行而以下行甬論畫三字移入此行閩監毛本課種麥作種通論非也

引詩七月流火者

惠棟按宋本作引此本引誤別閩監毛本同

是月也乃命宰祝節

量小大

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同閩監毛本小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

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小大

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祀作

祝

所察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察誤祭考文引宋本作察

乃命至其饗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乃難節

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本無陽字

又牧人云

惠棟按宋本有云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云字脫閩監毛本同

凡毀事用駟可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駟作彪下用駟同。按周禮並作

龙

凡沈辜侯禳共其羊牲

惠棟按宋本有羊字此本羊字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

惠棟按宋本有是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是字脫閩監毛本同

其餘雜禳大者用羊

惠棟按宋本有禳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毛本大誤犬

以犬嘗麻節

麻始熟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熟作孰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

入地隋曰竇

毛本作隋岳本同衛氏集說隋誤惰釋文出隋曰云他果反謂狹而長此本隋誤圓閩監本同嘉靖本同

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同此本仲秋命庶四字闕閩本同監毛本命庶誤農隙衛氏集說同

注隋曰至其災

惠棟按宋本作其災此本其災二字闕閩本同監毛本其災誤而長

正義曰隋者似方非方

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正義曰隋四字闕閩本同

以其名竇與審相似故云隋曰竇方曰審者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

本似故云隋曰竇方七字闕閩本同監毛本似故云隋四字闕曰竇誤而謂

無罹其災者於此仲秋之時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其災者於此五字闕閩本者於此三字闕監毛本於此誤言當

民當入室無在田野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入室無在四字闕閩本同監毛本在誤處無監本作母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為改歲入四字闕

暫時入室

惠棟按宋本作暫此本暫字闕閩本同監毛本暫作乘衛氏集說同

須出野收斂

閩監毛本作斂此本斂字闕

是月也日夜分節

雷始收聲

唐石經始作乃王引之云本作雷乃始收初學記周禮韓人疏可證淮南時則篇同說詳經義述聞

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

閩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雨

氣作氣雨嘉靖本司按正義云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雨氣非氣雨

季秋除道致梁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亦作致考文引古本致作置

云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

監毛本作雨氣此本雨氣二字誤倒

水畢除道

按國語周語作雨畢

治道所以便行旅通也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旅通二字關○按治當作除韋注無通也

二字

成梁所以使民不涉

按韋注作所以便民使不涉也

皆國語文

按文字上當有注字

日夜分則同度量節

惠棟按云宋本分角斗甬之上合前是月也乃命宰祝節天子

節以犬節乃命有司節日夜分節為一節

是月至其類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仲秋行春令節

仲秋至有恐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行夏令節

其國至復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行冬令節

冬主閉藏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藏字

禮記注疏卷十六交勳已

風災至蚤死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草木蚤死地災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

禮記注疏卷十六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七

月令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

斗建戌之辰也

疏季秋至柳中。正義曰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房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

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按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氏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二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

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詔人之令德示小民軌儀。射音亦詰貞列反 **疏**注無射至軌儀。正義曰按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
夾鍾以一寸為三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
分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
七十五者又三分之則為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
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總為九千七
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二十五餘有六千五
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分五厘六十分寸之
六千五百二十四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無射之義云宣布
詁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者按周語注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
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詁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
法儀當及時銓

○鴻鴈來賓爵人大水為蛤鞠有
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
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來
賓高誘注呂氏春秋則云賓雀與鄭異蛤古苔反
鞠本又作菊九六反音柴修音六本或作戮
殺也。正義曰上仲秋直云鴻鴈來今季秋云來賓以仲秋
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賓者客止未去也猶
如賓客故云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者按國語云雀入于海
為蛤故知大水是海也云戮猶殺也者以經祭獸戮禽禽獸

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故直云
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
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
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右个西
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
申重。重
直用反
命百官

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收斂入之也
會猶聚也
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
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嚮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閑
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斂時又閉
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乃命冢宰農
事備收
備猶
舉五穀之要
定其租稅之簿。簿
步古反徐步各反
藏

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重穡盛之委也帝藉
所耕于畝也藏祭祀

之穀為神倉祇亦敬也。收疏藏帝至必飭。正義曰帝如字又守又反委紆偽反。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言天子於此月命冢宰藏此帝藉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注重於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梁盛委積之物故內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云帝藉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是藉田在南郊也云藏祭記之穀為神倉者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祇亦敬者經有敬字祇又訓為敬故云祇亦敬。是月也霜始降。言敬者恒以敬敬為心不有怠慢也。則百工休疏是月也霜始降。正義曰上論務內必須敬慎從此霜始降至習吹論霜降寒來人皆入室又為饗帝當習吹順時氣習吹雖與入室不同但饗帝大事則須更云是月故習吹之事附於入室之下自大饗帝至無有所私論大饗明堂及嘗犧牲告備併諸侯來歲之制稅民輕重貢賦之數皆大事相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天子乃教田獵及祭禽于四方論順時田獵以習兵戎事異於前故

言是月草木黃落至供養之不宜論草木黃落蟄蟲閉戶斷決獄刑收減祿秩事異於前故又言是月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事重故。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疏溫罪反下七忽反。上丁命樂正入

學習吹疏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吹昌聃注為將至重也。正義曰以下有饗帝之文此有言吹之事故云為將饗帝其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是月也大饗長帝疏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

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為裕也與此不同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為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謂此也鄭必知曲禮大饗非指裕祭必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祀大神享大鬼神執事而卜日若裕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謂

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者謂

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疏嘗犧牲告備于天子正義曰

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疏嘗犧牲者謂嘗祭羣神以犧牲

於時有司常祭其事既畢告祭備具於天子也注嘗者至

禮畢而告焉正義曰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欲饗

帝之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

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以

外別雩羣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故知

此嘗嘗羣神云使有司祭於羣神者以其經云告備于天子

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

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

以秋物新成故也○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

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秦

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

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

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

月之和正歲而縣於象魏合諸侯制者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

之終也當入新歲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為來歲受

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

有朔日政令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

職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兼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為

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為

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百縣等物無

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注秦以至象魏。正義曰按史

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云

疏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

政 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

矢及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

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受音殊矛亡侯。疏 是月至馬

反度大各反乘繩證反校戶教反頒音班。疏 政。正義

曰天子乃教於田獵者天子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

於田獵之事謂因田獵而教之也。以習五戎者謂於田獵

之時令人習用五種兵器之器。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

政令。注五戎至頒之。正義曰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

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騶咸駕則知五戎非五戎

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兵也按周禮司兵掌五兵

鄭司農注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後鄭又注云步卒之五

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鄭所云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

一也及長丈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六寸四也戟

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云馬

政謂齊其色度其力者按毛詩傳云宗廟齊象尚純也戎事

齊色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對文言之則戎事齊力故

校人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但戎

事以弓為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驪彭彭是齊色也 命

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

外 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既駕

之及為之載旌旒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

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

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旒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

所田之地門外之蔽。騶側求反載丁代反又如字注同旒

音兆級九立反越七佳反又七走反說始銳反陳直窺反大

音太旗。疏 命僕至屏外。正義曰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

音餘。疏 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旒旒旒畢授

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

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

外左右六軍嚮南而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注僕戎

至之蔽。正義曰按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

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云及御夫者按周禮馭夫掌馭從車

使車注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

夫也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按周禮趣馬職云掌

駕說之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為諸官駕說也七騶

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摠主之

人并六騶為七故為七騶引司馬職以下者證九旗之異也

載旌旄者謀舉以言之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旒旒析羽為旒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旛道車載旛旂車載旛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州里謂鄉中之州長黨正族師遂中里宰鄰長也縣鄙者遂中縣正鄙師鄭長及鄉之間胥比長也道車象路也視朝行道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此是仲冬大閱之時各象治民之事空習其事故所建旛旗不如仲秋治兵是實故云空辟實實者則此所引司馬職仲秋治兵是也按司馬職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旛百官載旛注軍吏諸師也師都遂大夫也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旛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旛者以其屬衛王也按周禮云鄉遂今此注師遂載物者轉寫誤也既以師都為遂大夫載旛無容故違周禮云鄉遂載物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尊故不變也其餘則異隨時事也以其出兵教戰故無道車旂車也其王建大常皆乘戎路異於在國也故司常注云玉路金路

不出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夏教蒐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草舍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匿邪惡故教兵冬教大閱者以冬閉無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按詩傳云裼纏旃以為門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門外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

摺扑北面誓之

誓衆以軍法也○摺如字又音箭扑普卜反○

疏

司徒至誓之○正義

曰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于車無自後射按於經注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摺扑北面誓之也摺挿也○注誓衆以軍法也○正義曰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于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中冬大閱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注云凡誓之大畧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今又按經注則軍法之誓必斬殺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予則孥戮汝之屬是也然鄭注司馬中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為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說季秋之政於

周為中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
言於此也而注旌旂不作冬法而依秋禮言之者此文記者
雖誤將作周中冬而文既在夏秋故因言秋禮也熊氏以為
此文載旌旂故解為中秋治兵大司馬有羣吏聽誓故引此
司徒北面以誓證為中
冬兩解其義俱得通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

獵

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今月令
獵為射○挾于協反又音協○**疏**注厲飾至為射○
厲武猛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作餽非也熊氏云謂戎

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
司服云凡甸冠
弁服義或然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以所獲禽祀四
方之神也司馬

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
○祊鄭注周禮音方○**疏**命主至四方○正義曰謂獵竟
之通名也四方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

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
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為主也秋時萬物以成
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
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
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

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按鄭注秋獮祀方云秋曰主祭四方
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
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
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蒸鄭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
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又以此禽祭宗廟按於經
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
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
神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伐木必因殺
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戶
瑾為塗閉之辟殺氣
反○瑾其斬反辟音避

疏蟄蟲至其戶○正義曰俯垂頭也瑾塗也前月但藏而
下也而又塗塞其戶穴
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殺氣已
者即決也○趣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
之不直欲所貪者燕躡之屬非常食○當丁浪反注同供養

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
之不直欲所貪者燕躡之屬非常食○當丁浪反注同供養

九用反下餘亮反注同去起昌
反者市志反熊乎弓反躡音煩
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
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
王恩私與之者供養不宜謂
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太

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

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噎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

噎丁計反○疏季秋至飢噎○正義曰其國大水

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

為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疏行冬至分裂

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注極陰至之象○正

義曰以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

陰在地上故云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

極陰為外也○疏行春至不居○正義曰暖風來至

氣乘之也異為風○暖乃管反辰宿直角角

又許元反解古買反惰徒卧反主兵不居象

風行不疏天災民氣解惰師與不居人災○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且七星中孟冬者日

木之津而斗建亥之疏孟冬至星中○正義曰按三統麻

辰也○析思麻反○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

中去日八十九度且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

度中去日八十六度且軫五度中按元嘉麻十月節日在心

二度昏危一度中且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其日壬癸壬之

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且翼八度中言任

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為其帝

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又因為日名焉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

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顓頊音專頊音許玉反冥亡丁反按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

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嗥氏有

子日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為玄冥是相代為水官也○其

蟲介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

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疏**注三分至

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置其位反○**疏**注三分至

義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

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為最清清者最賤

物比於人亦為賤○**律中應鍾**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

故云物之象也○**律中應鍾**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

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周語曰**疏**注應鍾至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應應對之應注同○**疏**注應鍾至

義曰始洗之律長六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

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為二十

七分九分寸之一為三分并二十七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為二十

寸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

寸之二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鍾之義按春秋說云應其

鍾注云應鍾應其種類律麻志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

物而雜陽門種注陽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晉

灼曰外閉曰闔以此言之云應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云均

利器用俾應復者按周語注坤六三用事應當也言陰當代

陽用事百物可鍾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用事

終而復○**其數六**水生數一成數六但其味鹹其臭朽

始也○**其數六**言六者亦舉其成數○**其味鹹其臭朽**

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為朽○朽

許九反本亦作所字林云所腐也說文云所或為朽字○**其**

祀行祭先腎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

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壞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

之禮北面設主于較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

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辟必亦○**疏**

反又婢亦反較步易反壤如丈反厚戶豆反廣古曠反○**疏**

注行在至之禮○正義曰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

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霽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較壇

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較

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按鄭注聘禮云禮畢

乘車轅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轅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

尺今較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轅云北面設主較上者以

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水始冰地始凍**

注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

禮記疏卷十七

九

雉人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蜃常忍反見賢

遍反下注

錄見同。

疏注大水淮也。正義曰知大水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為蜃。

○天子居

亥堂左个乘亥路駕鐵驪載亥旂衣黑衣服

亥玉食黍與蕪其器閔以奄

亥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

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蕪水畜也器閔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字之誤也。驪力知反鐵他結反軫之。疏載亥至亥玉。正義曰春云載青旂衣忍反軫之刃反。疏青衣服蒼玉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功所為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玉是自然之色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與春不類者亦以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故衣旂異色赤玉與蒼玉同俱是其色淺也冬云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玄淺旂用淺色故其色玄衣用深色故其色黑與夏同也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注今月至誤也。正義曰鄭以此月乘軫路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

字當衣旁着多軫是玄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為軫字錯誤以車旁為之必知軫字為色者以此經云乘玄路玄軫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軫玄鄭。○是月也以立冬先

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

在水天子乃齊謁告。先立冬之日天子親帥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

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馮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

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叶本又作。疏天子至孤寡。○汁音協馮音遇椽丁角反又作涿同。○疏正義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叶光紀而顛頊玄真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交也。○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注死事至加賞。○正義曰舉死事之人證之也春秋左傳魯哀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務人曰上不能謀士不能

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僮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文而亦死事之義故以證之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會顏庚注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與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是月是其加賞也兼平常惠賜養幼少恤孤寡亦是也

也命大山之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筮著也占兆龜之辭文也

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筮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於兆也今月今日釁祠祠衍字○釁疏是月至凶○正義曰許斬反筮初格反著音尸繇直又反從命大史至無有掩蔽論釁祠龜筮察阿黨事異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從天子始裘至貴賤之等級論天子身事及命飭百官蓋藏之事及喪紀棺槨等級以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自命工師至以窮其情論飭工匠營造盡情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大飲烝至射御角力論祭祀之事勞農講武亦事異於前故更言是月自乃命水虞至行罪無赦論收斂藪澤之賦必須得所勿侵削下民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也○命大至吉凶正義曰是月大史之官釁龜筮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筮

筮謂著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辭文非但釁此龜筮又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蒙上釁文也審卦吉凶者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卦既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筮連文故畧而不言吉凶也○注筮著至衍字○正義曰曲禮云筮為筮知是著也云占兆龜之辭文者上與龜筮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別故言龜之辭文則占兆之書也即周禮大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引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秦以孟冬為歲首謂建亥月釁龜筮故云與周異也鄭之此注與周禮不同周禮云上春釁龜明秦亦以上春孟冬釁祠龜策相矣者周禮云上春釁龜明秦亦以上春釁龜秦以孟冬釁龜筮明周亦孟冬釁龜筮故云相互也注周禮又云月令秦世之書亦或從以歲首釁龜耳則與此同也而秦十月為歲首一釁而已周禮上春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但歲首一釁而已無一年兩釁之事此鄭氏注周禮別解其義也今此月令之注與周禮上春釁龜以為建寅之月則此與周禮不同彼此鄭為兩解也云審省錄之不釁筮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也直言審不云釁故言審省錄之而不釁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

云鬱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觀鄭注占兆鬱之分明而皇氏云
唯鬱龜筮命大史唯占視兆書不鬱與鄭注違其義非也云
筮短者左傳僖四年晉獻公卜驪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元凱注云筮以數告故短龜
以象示故長是筮
短龜長之事也。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謂治
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為疏。是察至掩蔽。正義曰
于偽反下為仲冬為天子皆同。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
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
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
裘。九月授衣至。○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

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
戶可閉閉之窓牖可塞

塞之。上時掌反
又如字下上世同

命百官謹蓋藏

謂府庫困倉有藏物
藏才浪反又如字

命司徒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謂芻禾薪蒸之屬。○
行下孟反積聚子賜

反下七柱反又
才屢反仲冬同

疏

天氣至下降。正義曰若以易卦言之
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

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舍萬
象言非一舉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為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
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
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坏城郭戒
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

謹關梁塞徯徑

坏益也鍵杜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
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眾庶之

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徯徑禽獸之道也今
月令疆或為壘。鍵其輦反又其偃反籥羊灼反疆居良反
注及下注同塞先代反注同塞徯上先則反下音奚徑古定
反杜亡古反又茂后反搏音博一本作傳直專反處尺慮反
壘音。疏。坏城至徯徑。正義曰城郭當須牢固故言坏門
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
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
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注坏益至為
壘。正義曰鍵杜閉牝者凡鑰器入者謂之杜受者謂之牝

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
器以鐵為之似樂器之管籥指於鑲內以搏取其鍵也按檀
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為別者熊氏云管是鍵之伴
類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云鄰里然也管籥云
搏鍵器則管籥一物義或然也而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
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扇關門以內孔中按漢書五行
志每云牝飛及牝亡謂失其鑰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邊樹
木非其義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眾庶之守
法者溝樹謂掘溝壑而種樹木也令使眾庶可守之○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

之薄厚瑩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

之等級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瑩音營壟力勇反襲

音習斂力驗疏注衣裳至多少○正義曰其衣裳襲斂多反又力檢反

鄭注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注檀弓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是

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

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

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

奢淫○效戶教反巧如字又若孝反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

誠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當必行其罪

以窮其情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疏命工至其情○

時冬閉無事百工造作器物恐為淫巧故命工師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度程者謂於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毋或作為淫巧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後之心必功致為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後必功力密致為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注主於祭故云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別度是制度大小除

制度之外唯有所容受多○是月也大飲烝十月農功畢
少故以程為器所容也○是月也大飲烝天子諸侯與
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
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
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
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
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別彼列反索所
百反屬之王反下同滌大豚反場直良反躋子兮反兕除履
反饋古疏大飲烝○正義曰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與
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注十月至之詩○正義曰天
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者按此大飲烝是天子之禮
詩爾風躋彼公堂序諸侯之事是諸侯之禮故云天子諸侯
與羣臣也爾詩云躋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
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於太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
正文必約黨正者以此是孟冬黨正云國索鬼神謂蜡祭也
與此同月故鄭下注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云烝謂有牲體
為俎者按國語云王公立飲酒雖饗而用餼蒸故宣十六年左
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餼蒸故宣十六年左
氏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鄭又引黨

正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云十月滌場
者謂場功畢入滌掃其場朋酒斯饗者毛傳云兩樽曰朋鄭
云饗謂饗禮而殺羔羊行禮之時升彼公之學校之堂○天
舉彼兕觥之爵以罰失禮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天

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疏天子
割或言臘互文○臘力合反蜡仕迂反字林作措疏至五
祀○正義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于
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
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
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
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
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
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
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
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
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

蜡祭之前故以大飲叙在祈年之前然鄭為大飲之下注引
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在祈年之前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
也而熊氏以為大飲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
之月而皇氏以為夏殷蜡各在己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冬
則計耦耕事也備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皇氏
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按籥章云國祭蜡歛幽
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
文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而
熊氏皇氏皆為周禮六樂一變而致羽物以致六變而蜡祭
此亦廣祭衆神故指彼一變二變而為之蜡也然彼樂一變
二變鄭自解為蜡耳非周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
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
者不祭天若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
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按異義六宗
賈逵等以為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
宗以為星也辰也司中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同賈逵
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
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
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彼別也

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也云臘謂田獵所
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
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
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
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
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
祭之事故云互也皇氏云天宗故云祈社勞農以休息
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已之親故臘祭也
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疏注黨正至是也。正義曰按黨
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
息是正齒位按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按鄉
飲酒初立賓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日清祀殷日嘉平周曰
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日清祀殷日嘉平周曰
蜡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
射御角力疏注營室至最備。正義曰春秋
將帥上子匠反下色類。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
反閱音悅狩手又反。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云凡田

禮記疏卷十七
之禮唯狩最備者解此經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言習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

教大闕禮儀備○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因盛德在水收其稅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

○泄息列反下同○民多流亡象蟄動〔疏〕孟冬至流亡○正義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

人災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已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疏〕國多至復出○正義復出事巽為風○復扶又反○〔疏〕日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中之氣乘之也小兵

時起土地侵削中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為兵○參所林反下同〔疏〕雪霜至侵

削○正義曰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注申宿直參伐為兵○正義曰按春秋說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疏〕仲冬至軫中○正義曰按律麻辟必亦反又必狄反○〔疏〕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也三統歷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且角三度中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且亢七度中元嘉麻云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氏九度中且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

且角七度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

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

六氣〔疏〕注周語至九德○正義曰按元命包黃鍾者始黃九德〔疏〕注云始萌黃泉中律麻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

鍾種也又云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始種於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者按彼注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作樂宣備黃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徧養六氣九功之德此養之者若施於人六情正德天○冰益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六府者金木水火土穀也○冰益壯地始坼鵠且不鳴虎始交皆記時候也鵠旦求且之鳥也交猶合也

○莊莊亮反易本亦作鵠同戶割反鵠且鳥名○天子居立堂大廟乘立

路駕鐵驪載立旂衣服立玉食黍與彘

其器閔以奄立堂大廟北○飭死事飭軍士戰必有死志疏

飭死事○正義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以命有司曰

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泄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

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日暢月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

用專尤重閉藏○暢勅命有至暢月○正義曰此不云亮反女音汝大音太疏

十月為漸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自命奄尹至淵澤井泉論命奄尹之官謹慎房室命酒正之職以為酒禮命

掌祠之官祈祀四海井泉事雖各別同是命告羣官事異於上故摠言是月自農有不收藏積聚至罪之不赦論收斂尤

急之時務須積聚之事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短至至取竹箭論日至之時須有所為之事事異於收斂積聚故云是

月自可以罷官之無事至閉藏論去間務助時寧靜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云土事毋作慎毋發蓋者於此之時土地之

事毋得與作又須謹慎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良為此也為陰氣

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眾開泄陽氣故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地氣泄泄是

謂發天地之房者約束有司若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泄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掩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令地

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告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各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

審門問謹房室必重閉
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

令幾出人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重直龍反注同**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

戚近習毋有不禁
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者習天子所親幸者

疏
命奄至不禁。正義曰命奄尹者謂察門問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內

重閉遠者謂之門閭近者謂之房室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

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婦人所事者務所質素無得過為淫巧其所禁婦人無限貴戚姑姊妹

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寵之類無有不禁言禁之無得淫巧也。注於周至之屬。正義曰此奄尹奄官之尹於周則內

宰俱是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為內宰內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內政者皆解經中申宮令也宮令則內政也云
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
解經審門問謹房室也

藥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

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酒孰曰酋大酋者酒

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秣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占

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酋子由反又在由反秣音迷麴丘六反藥魚列反

湛于廉反熾尺志反齊才計反注火齊同監古銜。疏乃命反貸音二又他得反注同長丁丈反獲戶郭反。疏至差

貸。正義曰大酋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為春酒先須治擇秣稻故云秣稻必齊齊得成孰又須以時料理麴藥故云

必時湛熾必絜者湛漬也熾炊也謂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者謂炊米和酒之時必須香美所盛陶器

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生孰必得中也兼用六物者秣稻一麴藥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

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注酒孰至眉壽。正義曰酒孰曰酋然則酋者酒孰之名也。云於周則為酒人者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為酒正也。此注大酋為酒人不同者以酒正掌作酒法或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證之其實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證之其為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爭而為酒者。證此十一月命大酋作酒之事以十月獲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又注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以釀也。引詩者幽風七月之。○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詩以證獲稻作酒之事。

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為深。

○是月

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

取之不詰

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收牛馬。畜許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六反謂起吉反。

〔疏〕

注明堂至牛馬。正義曰引之者證若

牧定本作收。

山林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

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務收斂野物也

大澤曰蕪草木之實為蔬食。蕪素口反道音導。

〔疏〕

注大澤至蔬食。正義曰按鄭注周禮水鍾曰澤水希曰蕪今言大澤曰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旁無水之處謂之蕪草木之實為蔬食者爾雅云蔬不孰為饑蔬謂菜蔬以其

蕪蔬經言蔬食故為草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蕪澤蔬食菱芡之屬

是月也日短至

陰陽爭諸生蕩

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爭爭鬪之爭注同

君子

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慾安形

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寧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

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

〔疏〕

注及至相違。正義曰此易乾鑿度文及樂緯春秋緯其語同也其不能之士以具在仲夏疏文又相違者以夏已違今此

復違故言又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

動 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蹄也水泉動潤上行。芸音云荔力計反挺大頂反麋亡悲反解音蟹籛戶介

反上時 疏 芸始至泉動。正義曰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

丈反 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死而上首故其

結而屈也麋角解者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

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

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

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既無明

據故畧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

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日短至則伐

木取竹箭 此其堅成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

事去器之無用者 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 ○塗

闕廷門閭築園囿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順時氣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午之氣乘之也氛霧冥冥

霜露之氣散相亂也。氣芳云反。雷乃發聲。震氣動也。疏其國至發

日其國乃旱氛霧冥冥。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

不成 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昂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

音執注同瓠戶。國有大兵。兵亦軍。疏天時至大兵。雨

故反好呼報反。國有大兵。兵亦軍。疏天時至大兵。雨

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注虛

危內有瓜瓠。正義曰按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行

春令則蝗蟲為敗 當蟄者出卯 水泉咸竭 大火

民多疥癩 疥癩之病乎甲 疏 蝗蟲至疥癩。正義曰

災也民多疥癩人災也。疥音介。疏。蝗蟲為敗水泉咸竭地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且氐中 季冬者日

月會於亥

楞而斗建丑之辰也。○婆無付反婁力。[疏] 季冬至氏中。

候反氏丁兮又音丁計反楞許驕反。○[疏] 正義曰按律麻

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麻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

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且氏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

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且心五度中元嘉麻日在牛三度

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且亢九度中大寒日在

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且氏十三度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

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

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也。大呂者蕤賓之所生

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疏] 注大呂至宣物

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疏] 正義曰按蕤賓

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

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為八寸其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

分之則為七十八分三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一百四

故云律長八寸二分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引周語大呂

助陽宣物者證大呂之義也按律歷志云大呂也引周語大呂

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聚物。○鴈北鄉鵠

始巢雉雛雞乳

皆記時候也。雉雛鳴也。詩云雉之朝雉

反[疏] 鴈北至雞乳。○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

北鄉鵠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

災云復之日鵠始巢是也。雉雛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雛雞

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

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

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按月令九月豺祭獸

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云再祭也一日易說誤也無此

文。○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

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蔬其器閔以奄。玄堂右个

北堂。○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

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

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

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

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

猶畢也。○難乃多反下注同磔竹百反為厲于僞反。[疏]

命有至寒氣。正義曰：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為難祭。今難去陰氣，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刻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注：此月至畢也。正義曰：此月之中，猶內也。謂此月之內也。皇氏以為此月中氣非也。云：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司遷云：四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司遷云：四司也。皇氏以為北方蓋藏，故為墳墓北方歲終，以司主四時故也。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以此季冬大難為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達鄭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難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云：送猶畢者，此時寒實未。○征鳥厲疾。殺氣當極也。畢而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征鳥厲疾。○正義曰：亦命有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疏：征鳥厲疾。○正義曰：亦命有仲春化為鳩。題大兮反。

謂為征鳥，如征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蔡云：太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注：殺氣至為鳩。○正義曰：按釋鳥云：鷹，鳩某氏云：鳩，鳩為鳩，即鷹鳩也。此征鳥者，則鷹鳩之謂也。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

天之神祇。疏：注：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

風師雨師。疏：注：四時至雨師。○正義曰：按上孟冬祈來年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於公社，臘先祖五祀，是謂蜡。川澤之祇，是蜡祭並祭山川也。是嶽瀆及眾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冬祭嶽瀆，因及眾山川，至此又更祭眾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其文不具，則五帝為宗，大臣句芒。齋神農并祭五帝，但孟月其文不具，則五帝為宗，大臣句芒。等為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其文不具，則五帝為宗，大臣句芒。○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佐也。故鄭川甲於帝之大臣在先言，故以為尊卑之序無義。○是月例也。熊氏云：孟冬祭宗，至此祭佐，唯天恐非也。

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疏〕注天子至絜美。正義曰按

常事重之也此時魚絜美〔疏〕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

稱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

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

重之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厚也此月日

之時也北陸謂虛也今月令〔疏〕冰方至取冰。正義曰言

無堅。腹本又作復又方服反〔疏〕此月冰既方盛於時極寒

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冰猶未盛

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水澤腹堅者腹厚也謂

水濕潤澤厚實堅固冰既堅固故命取冰。注腹厚至無堅

正義曰腹者形體腹長故為厚也云此月日在北陸者當此

月之時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

是北方七宿之道故釋天云北陸虛也舉中與星以言之。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冰既入而令閭官告民出五

種章勇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耜耒之

反注同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音基。〔疏〕冰以至五種。正義曰冰以藏

之屬。鎡音茲鎡音基〔疏〕入之後大寒以過暖氣方來故

令此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注耜者至之屬。

正義曰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

者三尺有寸勾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者

頭而耜耜金鐵為之故云耜耒之金云田器鎡之屬

者何肩云耜今之鋤類孟子云耜耒之金云田器鎡之屬

合吹而罷。歲終與族人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

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

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合古荅反吹昌睡反罷

如字又音皮復扶又反〔疏〕命樂至而罷。正義曰於此歲

子說音悅人樂音洛。〔疏〕命樂至而罷。正義曰於此歲

諸樂管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爾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更

為之。注歲將至人樂。正義曰與族人飲者以王居明

堂禮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作樂

於大寢者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則路寢也與

宗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綴恩者綴謂連

綴恩謂恩親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云

豐已充卷七

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者謂後年季
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云凡用樂必有禮而
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以六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
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無樂故云禮有不
用樂也引明堂禮以合三族者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
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士小人樂謂
也凡庶

○乃命四監收秬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

之薪燎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夫者可析謂之薪小者
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
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共音恭下文疏注四監
以共皆同燎力召反析思歷反下同爨七亂反至薪燎
正義曰以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為山林川澤之官也
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有所用上云薪
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春秋傳曰其父析薪者此昭
七年左傳辭也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引之者證薪是麓
大可析之物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者謂無此句之文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
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言日月星辰運行于
此月皆周匝於故處

也次舍也紀會也○幾音祈又音機處昌慮反疏日窮至幾終○正義曰日窮于
從此以來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亥枵故云日窮
于次月窮于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亥枵
自此以來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亥
枵故云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
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
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去年季冬至
今年季冬二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歲且更始專
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而農民毋有所使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
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

之則志散失業也○疏歲且至所使○正義曰此脩月令
女音汝令力呈反疏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此月既終

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
家摠禁也他皆倣此○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

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
法也周禮以正月為

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疏注飭國至殷也。正義曰：所因於夏殷也。縣音玄。○疏經云共飭國典調和飭正之故云。和六典之法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云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者按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是也。云今月此月則所因於夏殷者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代故也。

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皆多小者出。疏乃命至之饗。正義曰：此至之饗皆命大少饗獻也。○疏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方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稅所共也。皇天皇帝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疏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豢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命宰歷卿云天地犧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民多少。疏命宰至之祀。正義曰：宰小宰也。歷亦次也。卿賦之。○疏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歲終又小宰列次畿內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淮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土者上舉卿大夫庶民共之則士在其中省文耳。注云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凡在天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

要由〔疏〕

注民非至民出。正義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

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

○季冬行

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

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

為霜丑

四鄙入保

畏兵辟寒象辟毗異反

〔疏〕

曰白露早降天災介

蟲為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注丑為鼈蟹。正義曰按陰陽式法丑魚鼈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云介蟲為妖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

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胎吐來

反天鳥老反注同少長上詩召反下丁丈反句古侯反

多固疾

生不充性有久疾也

命之曰逆

衆害莫大於此

〔疏〕

胎夭至日逆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注辰之至其性。正義曰云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向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

也此十二月萌者始牙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夭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注衆害莫大於此正義曰以胎夭既傷國多固疾衆種之害莫大於此故經云命之曰逆命猶名也言名此日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

雪不降冰凍消釋

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疏〕

水潦至消釋。正義曰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七

禮記注疏卷第十七



禮記注疏卷十七 授勘記

江西南昌府學萊

禮記注疏卷十七 授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月令

季秋之月節

惠棟按云季秋節其日節鴻雁節宋本合下天子節其氣廉以深之上為一節

而斗建戌之辰也

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戊誤戊

季秋至柳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旦柳十二度中

毛本同閩監本二作一衛氏集說同

其日庚辛節

示民軌儀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此本民上衍小字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今夾鍾七寸取六寸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鍾誤中考文引宋板亦作鍾

鴻雁來賓節

禮記注疏卷十七 授勘記

鞠有黃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鞠作菊石經同釋文出鞠云本又作菊

按依說文當作鞠从艸鞠省聲
豺乃祭獸戮禽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僂禽云本或作戮。按依說文作戮是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節

駕白駱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駱誤駱考文引宋板作駱

是月也申嚴號令節惠棟按云是月也申嚴號令節乃命冢宰節宋本合為一節

命百至宣出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乃命冢宰節

藏帝藉之收於神倉

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藉作籍注及疏同

按依說文當作藉从未谷聲

其義非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非誤亦閩監本同毛本其義亦改義亦同大謬

是月也霜始降節

惠棟按云是月也霜始降節乃命有司節大饗帝節嘗犧牲告備節合諸侯節宋本合為一節

是月也霜始降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蟄蟲閉戶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蟄作蜚

先薦寢廟事重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廟事二字倒

是月也大饗帝節

遍祭五帝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遍作徧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徧祭云音徧

按徧正字遍俗字

此謂五帝皆饗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謂作既衛氏集說同

嘗犧牲節

使有司祭于羣神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于作乎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乎疏中仍作于

於時有司常祭閩監本同毛本時誤神惠棟按宋本時字同常作嘗

注嘗者至禮畢而告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禮畢而三字

別雩羣神閩監本同毛本神誤祀衛氏集說亦作神

合諸侯制百縣節

無有所私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私誤司

使諸侯及鄉遂之官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官誤國

貢職謂所入天子惠棟按宋本有謂字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謂字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續通解亦有謂字

言既給郊廟重事事百縣等物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下事作其

謂成方也閩監毛本成作城。按作城與周禮典命合

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四終又記云凡

二十七頁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月令終為第二十五

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五

弓矢受矛戈戟也馬政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誤班政誤故

校人職曰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校作按餘放此

是月至馬政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命僕節

惠棟按云命僕節司徒節天子節命主祠節宋本合為一節

鄉遂載物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鐘按云依疏文當本作師遂此係後人校正○

按浦鐘是也

課舉以言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課作雜案雜字是也

析羽為旌

閩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析誤折

百官卿大夫也

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卿誤鄉閩本卿字模糊

按周禮云鄉遂

閩監本同毛本禮誤里考文引宋板亦作禮

以冬閉無事

閩監毛本同浦鐘按云閉當閑字誤與閒同

褐纏旃以為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褐作揭

司徒摺扑節

而注旌旂不作冬法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旂誤旌

熊氏以為此文載旌旒

閩監本同毛本旒誤旒考文引宋板亦作旒

天子乃厲飾節

俗本作飭非也

閩監本飭誤飾毛本作飭案唐人書寫飾飭兩字混而為一並食傍作芳見顏

師古匡謬正俗

命主祠節

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四方有功於四方之神也

如可見矣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如作始

是月也草木黃落節

惠棟按云是月節至行春令節宋本合為一節

蟄蟲咸俯在內

王念孫云內當作穴下言皆墜其戶戶即穴之戶也穴內二字篆隸相似故穴多譌作內

墜為塗閉之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為作謂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乃趣獄刑節

許人主從時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人主二字倒

行冬令節

土地分裂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地誤多

行春令節

則煖風來至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毛本煖作暖疏同

孟冬之月節

惠棟按云孟冬節其日節其蟲節律中節其數節水始節天子節宋本合為一節

其日壬癸節

日之行東北從黑道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東作冬考文引古本同岳本考證云案日有九道河圖帝覽嬉云黑道二出黃道北後漢書云青白黑赤各一道其交必于黃道故為九博雅釋天月行九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二蓋立冬星辰南遊日則北遊冬至星辰南遊之極日北遊之極以此推之青白赤黑俱在四正而非四隅此不得云東北從黑道矣觀上孟春注云春東從青道是其句法一例諸本疑冬為東誤而改之謬矣

揆然萌芽

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牙作芽

顛頊高陽氏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也字脫

其蟲介節

冬氣和則羽聲調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調字誤重閩

監毛本同

律中應鍾節

律中應鍾

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

注云闕藏塞也

惠棟按宋本有云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云字脫閩監毛本同

百物可鍾藏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同監毛本鍾誤種衛氏集說同

其數六節

為較壤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壤云如丈反齊召南校云按壤字當作壇周禮

大馭疏引此注作為較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案齊校是也會子問諸侯適天子節疏引此注亦作壇

天子居元堂左个節

旂與衣雖人功所為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功所為三字闕閩監毛本功所

為誤所常用

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青故二字闕

亦以朱深而赤淺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亦以二字闕閩監毛本亦誤蓋

赤玉與蒼玉同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蒼玉二字闕

亦以黑深而元淺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黑深二字闕

與夏同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同也二字闕閩監毛本同也誤亦同考文引宋板作亦同也

猶如夏云赤玉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夏云二字闕

今月至誤也

惠棟按宋本無也字至下有之字

鄭以此月乘軫路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以此月三字闕閩監毛本以此月誤注云二字

以車旁為之

惠棟按宋本作之此本之字闕閩監毛本之誤軫

是月也以立冬節

顏涿聚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亦作涿釋文出涿聚云又作涿

魯哀十一年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哀下有公字

是月也命大史節

惠棟按云是月也節是察節宋本合為一節

是月也至吉凶

惠棟按宋本有吉字此本吉字脫閩監毛本同

自大飲蒸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蒸作烝後做此

正義曰是月大史之官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而秦十月為歲首

閩監毛本而作謂

與周與上春變龜

按次與字當作禮

是察阿黨節

是察阿黨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是察至掩蔽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察作月山井鼎云謹按作察者正合于經文矣而宋板作

月者蓋經文本作是月也察阿黨而宋板以下諸本皆脫月也二字明矣是亦足證古本之可據也按山井鼎非也上節正義云從命大史至無有掩蔽論釁祠龜筮察阿黨事異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可見唐人據以作正義本此節合為上節不重出是月也三字宋板疏標起是是察作是月字偶誤耳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即據是改經文是察阿黨作是月也察阿黨亦足見其作偽之端委矣

是月也天子始裘節

惠棟按云是月也天子始裘節命有司曰節坏城郭節飭喪紀

節宋本合為一節按此節命有司曰上此本有○是別為一節閩監毛本去○是混為一節

命司徒循行積聚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皓集說本司徒誤有司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

皆作司徒

易舍萬象

惠棟按宋本作象此本象字模糊閩監毛本象誤物

陽歸於虛無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作无

坏城郭節

脩鍵閉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石經同

鍵牡閉牝也

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牝誤牡

今月令疆或為璽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為誤謂

此物以鐵為之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此物二字脫閩監毛本同

每云牝飛及牝亡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牝作牡盧文弼按云上牝亦當作牡

謂失其鑣須須則牡也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鑣誤獵牡誤者

謂掘溝塹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塹作塹衛氏集說同

飭喪紀節

塋巨壟之大小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大小作小大石經同

高卑厚薄之度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厚薄作薄厚石經同

漢律列侯墳高四丈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文作尺衛氏集說同○按作尺與鄭

注家人合

又注檀弓云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作又檀弓注云衛氏集說同

是月也命工師節

按度程

閩監毛本同岳本按作案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

箱本余仁仲本皆作案

以察其信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察誤祭

冬閉無事

閩監本作閉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閉誤閑毛本作閑

謂於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本於改考

是月也大飲烝節

惠棟按云是月節天子節勞農節天子乃命將帥節宋本合為一節

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

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諸侯與其誤倒作與其諸侯

別之於他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弼按本据幽風疏他改燕

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

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

毛本郡誤羣衛氏集說同

烝謂有牲體為俎也

惠棟按宋本作烝考文引古本同此本烝誤燕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

本同衛氏集說同。按正義亦作烝

是頌大飲之詩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弼按本据幽風疏頌上增幽字

故宣十六年左氏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氏作傳

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命改會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節

謂大割牲以祠公社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祠作祀

以至六變而蜡祭

惠棟按宋本作至此本至作致閩監毛本同

孟冬行春令節

惠棟按云孟冬節行夏令節行秋令節宋本合為一節

則凍閉不密

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凍誤凍疏同石經凍字殘闕

行秋令節

天災也小兵時起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小上行。閩監毛本同

仲冬之月節

惠棟按云仲冬節其日節冰益壯節命有司節宋本合為一節

昏氏九度中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弼按本云氏本作室是下有晝漏則此亦當有晝漏四十五刻六分八字然他月無之

其日壬癸節

律中黃鍾

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餘故此注疏放此

故陽氣始種於泉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泉誤前。按漢志始作施泉

上有黃字

冰益壯節

鵙且不鳴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易且云本亦作鵙考文引古本鵙作曷石經作鵙鳥不鳴。按說文鵙下云山雉鳴下云渴鳴段玉裁云渴鵙當依月令作曷且淺人改之也

命有司曰節

地氣沮泄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作地氣且洩考文引古本亦作且山井鼎曰謹按足利本字作沮泄而其訓與方將字同山此觀之則後誤作水旁且明矣石經考文提要曰按呂氏春秋作且泄蓋一陽初生方將萌動亦承上孟冬行春令則陽氣上泄也

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云作之

以堅固汝閉塞之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閉作所

令地沮泄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地下有氣字

是月也命奄尹節

惠棟按云是月節乃命大酋節天子節山林節是月節芸始生節日

短節行秋節行春節宋本合為一節

審門閭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浦鐘按云按蔡氏邕云宮中之門曰闔闔尹之職也

閭里門非閭主所主當作閭

幾出入及開閉之屬

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閩監毛本幾作譏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命奄尹者謂正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者下當脫尹字

申重之政令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之作其

務所質素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所作

乃命大酉節

麴蘖必時

惠棟按宋本作蘖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蘖誤蘖閩監毛本同

火齊暱孰之調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調作謂非

至春而為酒者

惠棟按宋本如此本春下衍事字閩監毛本事作時

天子命有司節

此收斂尤急之時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之字

人有取者不罪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不作公非

繫收牛馬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收作牧按正義云俗本作牧定本作收

山林藪澤節

藪澤蔬食菱芡之屬

閩本菱作菱芡誤芡監本菱字同芡字殘闕毛本亦作菱蔬誤蔬

是月也日短至節

蕩謂物動將萌芽也

惠棟按宋本有將字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將字

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按云初學記作謂物將萌芽者亦有將字也

此言去聲色又相反

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

反作違衛氏集說同

此易乾鑿度文

閩監毛本同浦鐘按乾鑿度改通卦驗惠棟按云當是通卦驗

芸始生節

水泉動潤上行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考文引宋板同釋文出作行毛本行誤下

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墜作墮

日短至節

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惠棟按宋本有所字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

所字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霜露之氣散相亂也

惠棟按宋本作露宋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

露誤降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

行秋令節

酉宿直昴畢

惠棟按宋本亦作直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直作值衛氏集說同下直虛危同

虛危內有瓜瓠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虛危二字

兵亦軍之氣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軍作金考文引古本軍作畢。按集說也是也

行春令節

孚甲之象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並作孚甲象也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作孚甲之象也考文古本同

季冬之月節

惠棟按云季冬節其口節鴈北鄉節天子節征鳥節乃畢山川節是月節冰方

盛節冰以入節命樂師節乃命節宋本合為一節

日在牛三度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按從本書日上增小寒二字

其日壬癸節

則為一百四

惠棟按宋本有為字衛氏集說同此本為字脫閩監毛本同

宣氣而聚物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聚改牙。按浦鏜是也作聚與漢志不合

鴈北鄉節

鴈北鄉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毛本鴈作雁疏放此

鵲始巢

閩監毛本作巢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此本巢誤其

雉雊雞乳在立春節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雉誤惟

天子居元堂右个節

出上牛以送寒氣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牛誤地

今難去陰氣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今作令

又土能刻水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刻作克衛氏集說同

墳四星在危東南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按云墳下當有墓字

以此季冬大難為不及民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此作比

今鄭注論語鄉人難云

惠棟按宋本亦作難閩本同監毛本難作儻

征鳥厲疾節

某氏云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某氏日監毛本作樊云衛氏集說同

乃畢山川之祀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兩師下有之屬是三字

有之屬是三字

故鄭先云孟月祭宗

閩監本同毛本鄭先二字倒

冰方盛節

腹厚至無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堅作謂虛

冰以入節

脩耒耜

閩監本同岳本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石經同

雖有鎡鉞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鎡作基衛氏集說同

乃命四監節

薪施炊爨

閩監毛本作爨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爨誤豐嘉靖本同釋文出炊爨

是月也日窮于次節

惠棟按云是月也節歲且節天子節乃命大史節乃命同姓節命宰節凡在節季冬節行春節行夏節宋本合為一節

月窮于紀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毛本紀誤幾

皆周匝於故處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匝作而宋監本同又各本俱作處此本處誤度

紀會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會上有猶字盧文弼按云初學記同。按考文所據古本非取諸正義即取諸唐宋人類書此其一也

每日雖周天一匝

閩監毛本作匝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作而此本匝誤而

歲且更始節

此月令之內

閩監毛本作此衛氏集說此誤凡此本此誤日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節

飭國至殷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殷也作夏殷

以王者損益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王字發闕

乃命大史節

乃命太史

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太作大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此所與諸侯共者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者誤之考又引宋板亦作

者

乃命至之饗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饗作享

來歲方祭祀須犧牲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方祭下誤重方祭二字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來歲祭祀所須犧牲

命宰歷卿大夫節

土田之數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土誤十

准土田多少之數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准作準衛氏集說同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節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

各本同坊本州作川

行春令節

此月物甫萌芽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牙作芽疏放此

謂惡之甚也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甚誤盛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七終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

宋監本禮記卷第五經四千三百三十九字注五千三百六十一字嘉靖本禮記卷第五經五千九十一字注九千六百六十三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禮記注疏卷第十八

曾子問第七

陸曰曾子孔子弟子曾參也以其疏正義曰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按鄭目錄云名為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

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

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

國大祝禪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

政命毋哭

將有事宜清靜也禪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禪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

祝禪冕則大夫。大祝音泰下文注大祝大宰大宗大廟大史皆同此音祝之六反說文云祝祭主贊詞者禪婢支反毋音無本亦作無絺知里反本又作希徐張履反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

告

聲噫歎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祝之六反下同徐之

其反歆許金

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

東明繼體

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

衆主人君

中婦

盡一哀反位遂朝奠

反朝夕

小宰升舉幣

所主也舉而

疏

曾子至舉幣。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而

下埋之階間。世子生告殯之事各隨文解之。君薨而

世子生者按聘禮云子即位不哭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

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

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按左傳桓六年

子同生賈杜注云不稱大夫子者書始生此亦始生而稱世子

者彼為父在始生未命故直云子此是君薨初生則舉以世

子之禮故云世子也熊氏云下稱奠幣于殯東則此告世子

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凡天子諸侯

稱世子春秋經稱王世子曹世子是也卿大夫以下謂之適

子喪服云大夫之適子是也若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適

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諸侯亦謂之大夫子則王制云

大夫子及檀弓云大夫子申生是也家子則上下通名故內則云

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注則言天子以下至庶人是其通名

也其春秋三傳山子之例煩而不要今所不用也。孔子至

北面。此論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也攝主上卿代國政者

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禱冕

明卿大夫等不禱冕也。於西階南注變於朝夕哭位也。

正義曰按喪大記云君之喪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

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

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

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

之且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按士喪禮尋常朝奠皆先哭後奠皇氏云尋常先奠後哭此謂告世子生故先哭後奠其義非也。注所主至階間。正義曰所以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竟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是也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也。初告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生時。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少升召。反下少喪并注同奉方勇反下注奉者同衰七雷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同。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見賢遍反下而見伯父廟見旅

同見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

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

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亦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

于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畧也。徧音遍下同疏三日至山川。正義曰云此一

節論世子生已三日各之以名見於殯之禮各依文解之。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列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義也。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也。注三日至生時。正義曰按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也。但告時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至三月爲名之時則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畧於負子之時即見也。此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既禮殺故不用也。云初告生時者以經云如初恐初是朝夕哭位故以初爲告生時也。必知告生時者以告生時北面於西階南此亦云北面故知是告生時也。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得裨冕者以爲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

反位既言降明其時當在堂此經不云升堂者文不具耳。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崔氏云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師奉子次從祝也。宰宗人從者入門是入殯宮門也。眾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而哭則止也。注宰宗至事者。正義曰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此祝先子從者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在先者以其告神故也。子升至額哭。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時太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故畧而不言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為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立於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階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主哀甚故盡階不升。

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按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祝宰至哀杖。祝宰宗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祝宰宗人在堂上皆曰哭眾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為踊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祖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祖。今反朝夕哭位故皆祖。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眾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祖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祖也。皇氏云子踊不祖若然子初不祖何得有襲乎。皇氏說非也。注亦謂朝奠。正義曰恐是見子故為奠祭故云亦謂朝奠以告生之時遂朝奠故云亦謂朝奠。知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故也。注因負至畧也。正義曰按內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畧不暇待三月也。上見殯之時既以名告故

云某之子某鄭於此乃解名者以經有名文而遂解之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若依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故鄭於此解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

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

禮反乃三月乃名于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川疏曾子至山川正義曰此一節因前論問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考禩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禩也然直云三人告禩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經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節更畢攝主亦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禩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禩冕者未葬尚禩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束帛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于禩者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于

禩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經自依常禮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者名於禩既畢宰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君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因名之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鄭云稱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

得不告社稷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

奠于禩

皆奠幣以告 冕而出視朝

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禩冕為將

廟受也禩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朝直遙反注及下命

同為于僞反下為事同衮古本反鷩必列反毳昌銳反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

乃命

國家五官而後行

五官五大夫典事者 命者勅之以其職 道而出

祖道也聘禮也○較步末反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

既告不敢久留幣依注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牲

而出視朝朝服為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

川山川所不過則不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告貶於適天子也

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

而后聽朝而入反必親告祖疏孔子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

朝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子問直云孔子曰者以此與上事連文上既云以名徧告社稷宗廟因論出朝告祖禰之事此乃因上起文也此篇之內時有如此故下曾子問云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又云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與此相類云告于祖亦告于禰也言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冕而出視朝○禰冕謂禰衣而冕禰衣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朝詔聽事也○注聽國至受也○正義曰聽國事解經視朝之事云諸侯朝天子必禰

冕為將廟受也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禰冕之服者按覲禮侯氏禰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云諸侯朝天子必禰冕為將廟受也言天子於廟受已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已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正義曰按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是臨行一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前云告于祖者亦祖禰皆告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官至其職。正義曰按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摠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命者謂戒勅以所掌之事也。注祖道至脯也。正義曰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為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義按聘禮記云出祖釋軻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軻為行始也春秋傳曰軻涉山川然則軻止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軻祭酒脯祈告也

禮畢然後乘車轅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轅
 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之先
 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也喪禮有毀宗躐
 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鄭注月令輶壇
 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此鄭
 釋為輶祭之義此輶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軈以輶注豳烈
 其肉為尸羞是也其牲天子用羊詩云取羝以輶謂諸侯也
 注云伏謂伏犬於輶上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輶謂諸侯也
 卿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輶竟御者以酒祭車軈前及車左右
 轂末故周禮大馭云及犯軈王自左馭馭下視登受轡犯軈
 遂驅之又云及登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軈祭軈乃飲軈即
 轂末軈謂車軈前是也其祭宮內行神之軈及城外祖祭之
 軈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內之軈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軈祭山
 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纍。告者五日而
 編過是非禮也。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編乃行
 也以五日為期若近者乃可就彼告若遠者則當望告故以
 為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
 不宿於家是也。注牲當為制字之誤也。正義曰皇氏熊
 氏以此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則當用牲

故熊氏云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
 是天子用牲幣也必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
 飾黃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
 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
 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
 牲也。注道近至告祖。正義曰以直云告于禰是據其道
 近故云或可以不親告祖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
 親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禰為道近唯告禰耳。注朝服
 為事故也。正義曰朝服為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
 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
 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亦雖在廟受降下
 天子不敢冕服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為事故也熊
 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
 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
 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
 也。注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正義曰庾蔚云鄭當謂
 出入所告理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
 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
 並謂父母若親

同者同 月死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

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

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

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殯音賓出注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禮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族人之婦不可

無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並有喪

葬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並謂至月死。正義曰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云同月死不云同日者畧可

知也。自啓至葬事。既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

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

行葬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

出門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不敢

若此悲哀恐輕於在殯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然

後設奠也。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者辭猶告也謂奠父之

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後遂

修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氏云葬是奪

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注不奠務

於當葬者。正義曰不奠謂不奠父及餘喪也重喪所以不

奠者若營奠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在先當葬者使其

速畢故也知此不奠不據先葬者葬是喪之大事永離宮室

不可以不奠也。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正義曰解經不

哀次之義以父喪在殯為重今為母伸哀故云不哀次輕於在

殯者今為在殯者所壓不敢為母伸哀故云不哀次輕於在

殯者上注云若親同者則除父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

為輕喪不哀次。注殯當至期也。正義曰此經辭於殯知

非告殯以將葬而云殯當為賓者按既夕禮云主人

請啓期告于賓之後即陳葬事設盟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

云祝聲三是告殯之事今先云辭於殯乃云遂脩葬事故云

殯當為賓謂詔告賓也與既夕禮同。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禮也。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

按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

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為之
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目也。孔子至可也。正
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
者失問也亦此卷之通例矣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
妻者不復娶以陽氣絕故也而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
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故云無
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
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

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冠古亂反下及注皆同孔子曰內

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婦即位而

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饌仕

戀反婦悉報反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

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除成人之服及至也

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

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

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

獻酬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醮子妙反酌而無父没而冠則已冠婦地而祭於禴已祭

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饗謂禮之疏曾子至冠

曰此一節論冠子逢喪之事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者曾
子問將欲冠子冠者謂賓及贊者至主人之門而與主人揖
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答之云若是
大門內之喪則廢以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
同處故云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者外喪謂大門外
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
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徹饌而
婦者以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禮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
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婦除冠之舊位令使清絜更新乃
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如將至而冠

既荅曾子之問遂言未及期日有喪之禮期云未及故日而
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者孔子言冠日尚
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則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
也除喪不改冠乎者曾子既得夫子引類以荅之仍疑而發
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引類荅曾子除喪不
乎。孔子至賜服。此一經孔子引類荅曾子除喪不合改
冠之事所以然者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
因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
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已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
不改冠也。於斯乎有冠無冠體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
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體法謂不用禮以禮受
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醮今既受服於天子不
可歸還更改為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
為吉冠也。父沒而冠則加冠。孔子既荅其問又釋父沒加冠
之禮故云父沒而冠則加冠。孔子既荅其問又釋父沒加冠
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後乃饗冠者。注內喪至而
冠。正義曰內喪同門者皇氏云謂同大門之內云不體不
醮賓故云不體子也必知不醮子者以經云冠者未至則廢
醮謂子身冠廢明不醮是不醮子也云其廢者喪成服因喪

而冠者以下文云未及期日因喪服而冠是也熊氏以即位
而哭謂在冠家即位以文承徹饌而歸之下皇氏以為即喪
家之位非也。注廢吉至之服。正義曰吉冠是吉時成人
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
云俱成人之服也。注酒為至醮之。正義曰按士冠禮云
若不醮則醮用酒是酌酒為醮謂之醮者鄭注云酌而無醮
酢口醮皇氏云醮亦無醮酢而云酒無醮酢者以酒有醮酢
為常禮故無醮酢乃謂之為醮云冠禮重而醮輕者按士
冠禮適子三加於阼乃醮於客位醮是古之酒故為重士冠
禮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醮既用酒酒是後
代之法故為輕也按士冠禮若不醮則醮用酒注云若不醮
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如鄭此言則行周禮
者適子用醮庶子用醮若用先王舊俗者雖適子與庶子同
用醮先王是夏殷也雖在周前因而用也醮之所以異於醮
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
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醮也云不醮明不為改
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醮
以醮之今既不醮明不改冠也皇氏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
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還不改

冠也義或然也。注饗謂禮之。正義曰按士冠禮體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贊者此即是饗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按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者諸父迎。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賓非禮也。

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

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莫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等爵

彌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

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疏曾子至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畧之事。孔子至舉禮也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等爵之事也此皆謂喪畢簡畧於禮未備故也。注奠無至彌吉。正義曰按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莫所以無尸者莫是未葬之前

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按特牲云祝延尸於奧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尸左執觶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劍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酌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酌主人主人卒爵筮祝南面主人酌獻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又云主婦洗爵獻尸尸卒爵此是主婦之獻也賓三獻獻于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卒爵此是主婦之獻也賓三獻獻于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按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人答拜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答拜受爵酌酌左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答拜受爵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答拜主人西面答拜主婦答拜受爵主人更爵酌酌拜受爵主人答拜主人西面答拜主婦答拜受爵所止爵尸飲卒爵酌酌賓飲卒爵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降階酌酌賓飲卒爵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及眾兄弟及內兄弟于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觶

於昨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解於西階前酬眾賓眾賓酬
眾兄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酬眾賓不舉主人所酬之
解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
於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
解各於其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所
謂無筭爵也云大祥無筭爵彌吉者大祥乃得行旅酬而
不得行此無筭爵之事故云大祥無筭爵以其漸漸備禮
故云彌吉仍未純吉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
也者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答舉此爵而行旅酬今昭公
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得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
禮。注孝公隱公之祖父。正義曰按世本考
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曾子問
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與
音預下至說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
衰與奠皆同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怪以重
人執事。為于偽反注為人其所為服為君為其皆同人孔子曰非此之謂也謂非

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為君服者皆斬衰唯
主人大夫齊衰者奠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辟音避下同士
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
反之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曾子
奠時。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
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
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
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
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
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疏

死者服還得為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已有一節論為
 可以與於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不解曾子問旨謂言曾子
 所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以否故荅云豈大功
 乎言已有大功豈但為大功者饋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
 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於
 饋奠故云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所論
 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為他人故更問
 云若為他人不以輕已喪服而重他人相為饋奠乎。孔子
 曰非此之謂也孔子乃荅云我之所言據所為服者饋奠非
 此為他人之謂也故注云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以下
 乃論所為饋奠之事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之喪
 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若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小功
 總麻者莫若其不足則反之謂莫大執事其人不足則反取
 前人執事者充之。注饋奠在殯時也。正義曰以饋奠謂
 又下云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謂虞卒哭故知此饋奠謂
 在殯時也。注為君至不奠。正義曰知主人不奠者按士
 喪禮主人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朋友莫故知主人不親奠
 也主人必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注

服斬至兄弟。正義曰大夫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此服
 斬衰謂大夫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
 云齊衰者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臣皆服斬衰今服
 齊衰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也。注言不至奠時。正義曰
 殷奠謂月朔之奠以其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
 朔之奠盛於常奠非月半之殷奠也。士月半不暇殷奠故
 也以次差之天子斬衰者莫大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
 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為奠大夫則辟正君故遣
 兄弟奠士則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則朋友也按
 士虞禮祝免澡葛經帶鄭云治葛以為首經及帶接神宜變
 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
 朋友也。注祭謂虞卒哭時。正義曰知者以下文孔子荅
 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
 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至於人。正義曰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自祭已家
 事。總不祭又何助於人者言身有總服尚不得自祭已家
 宗廟何得助於他人祭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總服則不得自
 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總則士為妾有子及大夫為
 貴妾是同宮總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同宮則

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兄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為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

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也。說湯活反。以擯相可也。疏曾子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大

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饋奠之事乎不問可以與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涉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

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取女之吉日。相息亮反取七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

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

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

母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累力引反。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請請成昏

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女免喪婿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

致命曾子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昏娶遺喪之事各命疏隨文解之。注必使至兄弟。正義曰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下云不得嗣為兄弟或據婿於妻之父母有總服故得謂之為兄弟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各宜以敵若

豐祀流卷十八

禮記

卷十八

禮記

卷十八

禮記

卷十八

禮記

設家父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此家父遣使弔也若彼家母
死則此家亦稱母遣使弔也。注某子至一耳。正義曰某
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者謂若彼家死者之身某子使某如
何不淑者某子還指此父姓位使某某是使者之名淑善也
致辭云如何不善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者鄭
假說為文故云若宋蕩伯姬據此壻家之母姜氏之喪據彼
女家之母伯姬使某如何不淑者某謂使者之名按僖二十
五年經云宋蕩伯姬來逆婦是宋國公子蕩之妻元是魯女
既嫁與蕩氏為妻故云宋蕩伯姬也今為其子來迎魯公之
女而為婦魯之夫人多是齊女故稱姜氏姜氏若蕩伯姬遣
使來弔則云聞姜氏之喪云凡弔辭一耳者謂男弔女家女
弔男家皆云使某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父母不在則稱
伯父世母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伯父
某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若此家母不在彼家母亡則
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直云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兼
沒亡及餘不在也。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必待已
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
昏嫁也不得嗣為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或據壻為妻父
母有總麻之服故謂之兄弟。壻免喪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
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

於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之父母
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
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
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
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曾子問曰親迎女
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

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
反總。音摠。疏。曾子至趨喪。正義曰女改服者謂女在塗聞舅
音摠。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祿衣大夫妻
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祿衣也。
注布深至之服。正義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遠故曰
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
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
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時則婦人亦去笄纚而髮皆不云縞總文或畧也。女在塗而女
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期如壻親迎女未
居宜反下同。期如壻親迎女未

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疏

注奔喪服期。

正義曰經云女反故知奔喪喪服期云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鬢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孔子曰男

不入改服於外次女人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

而哭

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

昏禮乎

復猶償也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

何反於初

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過古卧反飲於鳩反食音嗣

孔子曰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親骨肉也。離力智反

取

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變世

疏

孔子至而哭。正義

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

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為位也皇氏以為就喪家為位哭也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崔氏云奔喪不見喪不改服謂不改素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者布深衣素冠聞喪即改之。注不聞至以下。正義曰上文云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女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者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此熊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注復猶償也。正義曰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

追而祭之故禘裕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禘至十四年乃追而禘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類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注重喻至之道○正義曰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喻明也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注重世變也○正義曰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已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也

變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供九用反

養羊尚反盥饋音管下其位反○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非一本作屏扶畏反草履朝直遙反為于偽反下為庶母為其下文君為皆同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定期三年之疏三月至義也○正義曰此謂舅姑亡者恩也女服斬衰婦入三月之後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也謂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就婦人盥饋之義○注謂舅至於室○正義曰若舅姑存者於當及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飯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此是士昏禮之文若舅姑既沒雖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事至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能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合今乃先為配而後祖鄭以祖為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然後配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

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故服
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
也若舅姑偏有沒者庚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
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
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
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
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饋舅姑舅
姑不饗也使人醮之以酒而已既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
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股脩見舅姑也三月廟
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不遷至
婦也○婦既死於已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
朝於婿之祖廟言耐祭之時又不得耐於皇姑廟也皇大也
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非屨今婿為之不
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婿為妻合
服齊衰杖而非屨及止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婿唯服齊衰
而已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
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
自專也○注猶為之服齊衰也○正義曰此經但云不杖不
菲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
其非在家婿為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注未有至斬衰○

正義曰所以既葬除者婿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婿未
有三年之恩以婿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曾子問

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音餘下禮與同孔子

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未知其為禮也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

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

自桓公始也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亟徐起吏反喪之

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

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

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

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

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辯猶正也若康子者

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鄉許亮反先悉薦反夏戶嫁反。疏曾子至過也。正義曰此有二主之事各隨文解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有二主則征伐不息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是也。注尊喻卑也者尊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卑謂喪有二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二可知也舉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云神雖多猶一祭之者解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意以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祭之不一時摠祭故云尊無二上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為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上云自桓公始此不云自季康子始而云康子之過者此孔子答曾子之時上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來又久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以

以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辯猶至公也。正義曰若康子者經云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辯正故云若康子者若順也云君弔其臣之禮也者按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喪大記云大夫既殯君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季康子與之同故云君弔其臣之禮也云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者以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主則拜賓康子又拜故云非也當哭踊而已但唯君答拜耳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為弔而來非有國之大事故畧而不書於經也出公輒是靈公孫也曾子所問皆前孤後主今答前主後孤者謂齊桓公之時事在前衛君之事在後。○曾子問曰古者師行

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

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守手又反本亦作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注及下同齊車祭

祀所乘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

金輅也

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

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

反其廟

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

祫音洽聃他甘反老聃即老子也祔音附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

以從禮也

鬼神依人者也。從才用反下禫從而從同

祫祭於祖則祝

迎四廟之主

祝接神者也

主出廟入廟必蹕

蹕止行也蹕音畢

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

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

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

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

以脯醢禮神乃敢即

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

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疏

曾子至命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師出當取遷

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各隨文解之。注齊車金路。正義曰按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注老聃至名也。正義曰按下文助葬於巷黨老聃曰丘止極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按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也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六史未知所出云象有凶事者聚也者此實凶事而云象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聚故云象也云卒哭成事先耐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又曰明日耐于祖是卒哭之事在耐祭之前鄭必云先耐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耐時須以新死者耐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注祝接神者也。正義曰以其祫祭於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祀

禮記卷之十一
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禘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禘合祭，祖大祖三年一禘。謂當禘之年，則祝主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禘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踴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踴止行人。若王入大祖廟中，則不可須踴也。似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踴禮也。老聃云：從上天子崩以下至出廟入廟，必踴以上。皆是老聃所云結上義也。孔子曰：主命者，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圭告于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于齊車，以象受命，故云主命。將出至命也。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答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注以脯至埋之。正義曰：經云每舍奠焉，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為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子游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乃大夫以下，父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所使妾養妾子。

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

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為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

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

○少喪如字下及注皆同讀者亦息浪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

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

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

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

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疏

子游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

事喪慈母者子游之意以喪服大夫以下所使妾無子者養

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喪此慈母如已之母今國君喪其

慈母還如已母是禮與。注如母至妾子。正義曰如母謂

父卒三年也知者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

謂父卒三年若父在之時則期也鄭注喪服大夫妾子在

為母大功士之妾子在為母期則父在為慈母亦當與已

母同也云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者鄭知國君者以下孔

子答云君命所使教子也又引魯昭公之事皆以國君答子

游明子游本問國君也云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

養妾子者禮所云謂喪服所云慈母如母也按喪服傳云慈

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

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

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故此云君命所

使何服之有故知此慈母如母謂大夫以下也天子諸侯則

絕之也。注此指至不服。正義曰鄭知經指國君之子者

以經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謂國君之子也國君之子尚不

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云大夫士之子為庶母

慈已者服小功者按喪服小功章云君子為庶母慈已者

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

也云父卒乃不服者按喪服云士為庶母總則大夫之子父

沒為庶母慈已亦總此云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

總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已者雖父在亦服總故鄭注喪

不得有庶母慈已則總可也喪服注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

豐已荒卷十八

三

妻亦三母故喪服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小功注云君子
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又注引內則三母是大夫及公
子適妻之子為三母故彼注不云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
也言君之庶子內有慈母又大夫公子適妻子為慈母小功
則大夫公子之庶子無三母也但有慈母如母也。注據國
至公也。正義曰前經指國君之子此經引魯昭公故云據
國君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云謂之慈母固為其善者內則
既云擇於諸母寬裕慈惠溫良者以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此
云慈母良固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者
以喪服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故云於禮不服親母尚不服
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為已母大功也云昭公十九年
喪齊歸者按襄三十一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年猶有童
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感容
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按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
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足故鄭不見也。
注公之至其母。正義曰公之言又非者以上云公弗忍欲
喪慈母既為非今公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公言又非
也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者按鄭注服問
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故春秋母以
子貴其服皆伸而天子服練冠者皇氏云若適小君沒則得

仲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也所以不同大夫士為
後著總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為母本應三年以為後壓屈
故降服總服森王侯庶子為母本練冠故今應練冠此乃異代
之法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總鄭注服問云庶
子為後為其母總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凡言古
者皆據今而道前代此經既云古者天子為其母則是前代
可知也以經無明文故鄭注云蓋。曾子問曰諸侯旅
謂庶子上為其母蓋是疑辭也。

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眾。幾居。豈反下同。孔

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

服失容則廢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霑竹廉反。如諸侯皆

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

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衣於既反。大廟

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

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

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曾子問曰天

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籩盞既陳天子崩后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風與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申言之

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

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也○曾子問曰

曰此一節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大廟至祖耳。正義曰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餘廟有火亦廢朝故云宗廟皆然特云大廟火是主於始祖而言耳。注示奉至聞也。正義曰示奉時事解各

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故諸侯皆在京師者則從天

子救日為陰侵陽是君弱臣強之象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

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

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

陰侵陽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以彼非正經故不取

也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

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甯云凡聲陽也擊

鼓為聲所以助陽擊陰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

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于房

馨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孔傳曰辰日月所會集合也房日月

所舍而不合其所舍食可知也馳走者救日之備也奏猶擊

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別故云未聞。大廟火

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以日食是陰之災故象五

方之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五方色及兵也。注

夫人君之夫人。正義曰此經曰后夫人之喪恐是天子之

三夫人故云天子之夫人此大廟火者亦謂君之大廟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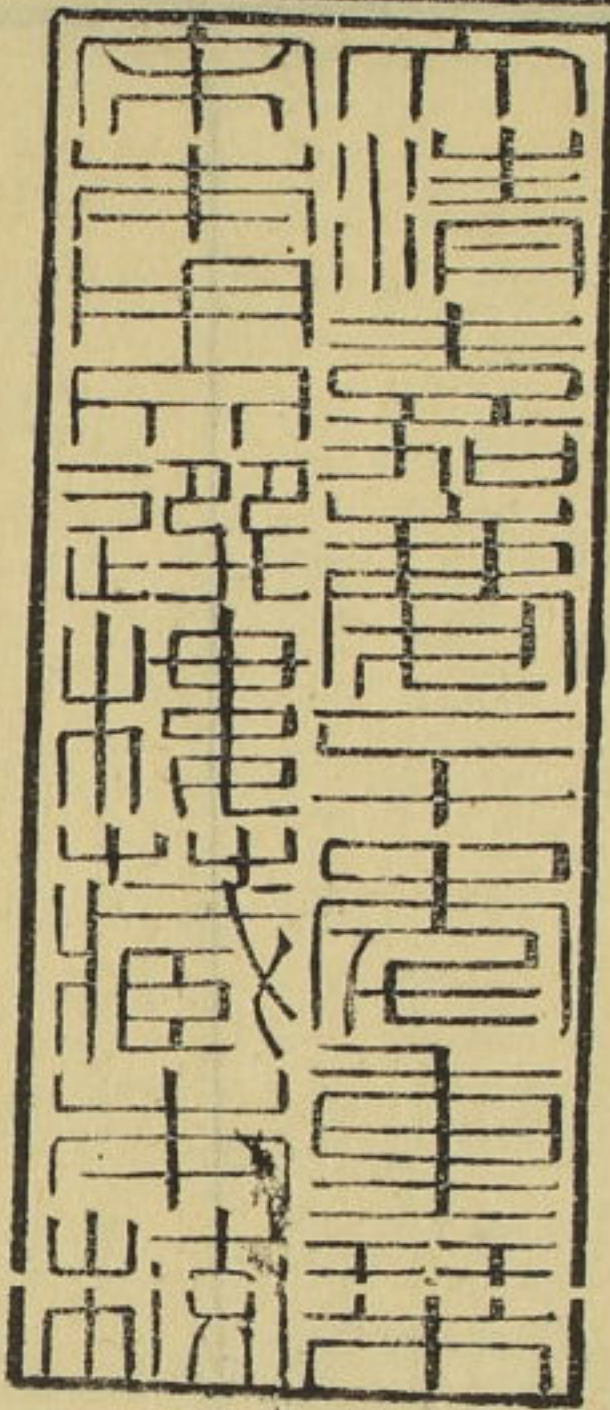
此簠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
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蓋
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
至已殺則行接祭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
以其喪事重故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者鄭此注
以周禮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
中言是諸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
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關中言之謂通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
經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
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孔子曰接祭而已矣者謂牲
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注接祭而
已不迎尸也正義曰經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此云接祭則
牲至已殺之後也按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
在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
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
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臠之俎於尸前
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是二
也此云不迎牲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
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
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

大宰云祀五帝納享注云納享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為祭
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
迎尸亦得為祭
初不迎尸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注疏卷第十八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十八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八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六

曾子問第七

此本第七二字脫各本有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節

命母哭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母誤母嘉靖本同

几筵於殯東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嘉靖本殯誤賓

明卿大夫等不裨冕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夫下有士字

於西階南注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注作。

丈夫卽位于門外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誤大

若君喪大斂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喪誤哭

袞衣者禕之上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也誤者

謂噫歆之聲三所出警神也

閩監毛本同浦鏗按出改以

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者

閩監本東誤事毛本几誤凡

父兄堂下北面

閩監本同毛本北誤比

故先哭後奠

惠棟按宋本作故此本故誤設閩監毛本同

所以小宰舉幣

閩本同監毛本以誤主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

惠棟按宋本作王此本王誤玉閩監毛本同。按作王是也詳

周禮按勘記

三日衆主人節

宰宗人詔贊君事者

閩監毛本作詔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詔誤語衛氏集說詔字無通典六

十八亦作宰宗人詔贊君事者

祝聲三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曰上有告字通典引

無告字

正義曰此一節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此上衍云字閩監毛本同

此大宰大宗等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誤倒作大宗大宰

明其時當在堂

毛本同閩監本明誤名

於時大宰大宗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時作是

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而北二字誤

倒

若其須詔相之時

閩監本同毛本詔誤召考文引宋板亦作詔

前告主哀甚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主作生○按卽指前某之子生敢告是也

故亦祝宰宗人在堂上皆曰哭閩監毛本皆曰作北面此本誤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節

告生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生作主據正義當作主

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惠棟按宋本作明衛氏集說同此本明誤用閩監毛本同

喪之大節更畢閩監本節更作事便毛本節作事更字同衛氏集說節更作事既

亦無復有此事按此字衍文

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惠棟按宋本作復此本復誤服閩監毛本

同衛氏集說同

不云束帛者閩監本作束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束誤執毛本同

葬後神事之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神事二字倒毛本同

三日不見也惠棟按宋本作日此本日誤月閩監毛本同

其成服衰經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成字闕

故三日因名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之下有也字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節

聘禮曰出租釋軾閩監毛本有日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日字脫

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閩監毛本有覲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覲字脫

喪禮有毀宗躐行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毀字闕宗誤注

燔烈其肉爲尸羞監毛本作燔此本燔誤燔閩本誤燔

故犬人云閩監本同毛本犬誤大

既行祭較竟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較字闕

馭下祀

監本誤祀惠棟按宋本祀作祝與周禮合

及登酌僕

閩監毛本作酌此本酌字闕閩監本登字同考文引宋板亦作登毛本登字作祭依周禮

改

祭以乃飲

惠棟按宋本作軌此本軌誤議閩監毛本軌誤軌

軌謂車軾前是也

閩監本同毛本軌誤軌又閩監毛本作軾此本軾誤軾

義或然也壇名山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或山二字闕

此義為勝也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此誤注勝誤新

理不容殊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容作容毛本同理作禮

曾子問曰並有喪節

遂脩葬事

閩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石經同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閩監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

毛本虞誤處

先葬母之時

惠棟按宋本作葬此本葬誤喪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先葬母

不於殯宮為父設奠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設誤喪

不朝夕更改新奠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朝夕作哀次

孝子悲哀

閩監本作悲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悲字闕毛本悲誤告

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出字闕外字脫閩監毛本外字亦脫又

毛本外誤行

曾子問曰將冠子節

徹饌而埽

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埽誤歸釋文出徹饌埽

令使清絜更新

閩監本同毛本亦作令絜作潔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令作今

又釋父沒加冠之禮

閩監本作加毛本加誤既此本加字闕

禮子之後始醴賓

閩監本作之考文引宋板同此本之字闕毛本之誤者

廢謂子身冠廢

惠棟按宋板作廢閩監毛本廢誤發此本闕

雖適子與庶子同用醮

惠棟按宋本作同此本同誤可閩監毛本同

雖在周前因而用也

惠棟按宋本作因續通解同此本因誤同閩監毛本同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節

尸既席坐

閩監本同毛本既作卽。按作卽與特牲饋食禮合

尸以酢主人

按儀禮酢作醋注云醋報也古文醋作酢是經文作醋不作酢也下同

北面酬賓酬賓訖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酬賓二字不重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節

惠棟按云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以下宋本另爲一節按

此本以下者曾子問曰上有。閩監毛本無

士則朋友奠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土則朋友云一本作士則朋友奠

正義有奠字

非月半之殷奠也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月半二字倒

曾子問曰廢喪服節

爲其忘哀疾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續通解疾作戚

曾子至可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得即與他人饋奠之事

惠棟按宋本有卽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卽字脫閩監毛本

同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節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弗誤不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三禮攷注九經誤字皆作弗

謂若彼家死者之身

惠棟按宋本作若此本若誤名閩監毛本同

來迎魯公之女而為婦

惠棟按宋本作婦此本婦誤歸閩監毛本同

此家父不在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在作存監毛本在誤亡

亦以彼初葬訖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彼作被

女在塗節

喪服期云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筭

閩監本同毛本期誤記父下衍母字

孔子曰男不入節

重世變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世誤時

改其親迎之服

監毛本作迎衛氏集說同此本迎誤也閩本同

三月而廟見節

婦有供養之禮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同惠棟按宋本供作共宋監本亦作共衛氏集說同

歸葬于女氏之黨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如上有則字

正義曰此謂舅姑亡者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至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至字脫

將反葬於女氏之黨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反誤及

壻於女未有期之恩

閩監本同毛本於誤以考文引宋板亦作於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節

及反藏諸祖廟

惠棟按宋本作藏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藏

誤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藏

舉兵為南伐楚

按為當作謂

此孔子答曾子之時

閩監毛本此作以

行之以以否

補案兩以字誤重

畏季子之威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季作康衛氏集說亦作畏康子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節

齊車金路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路作輅按釋文云齊車祭祀所乘金輅也毛本

依釋文改

按作路是也輅者車之一名耳

蹕止行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也作者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足利本作者

也

告于祖禰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下載于齊車同

曾子至命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也

閩監毛本同浦鏗按云里下脫人字

此實凶事而云象者

惠棟按宋本有者字此本者字脫閩監毛本同

若王入大祖廟中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王作主

似歷於尊者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似作以

即埋之兩階之間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下之字

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

惠棟按宋本作若衛氏集說同此本若誤告閩監毛本同

不陳幣玉也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玉誤王毛本玉字闕

子游問曰喪慈母節

猶無戚容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同毛本猶作又岳本亦作猶戚作感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按依說文當作戚从少戚聲戚為戚之假借字也

大夫以下所使妾無子者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所上有父字毛本同

故知此慈母如母

惠棟按宋本作知此本知誤乃閩監毛本同

得為已母大功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已是也

則其母厭屈

閩監毛本厭作壓衛氏集說同

故今還練冠

惠棟按宋本作還此本還誤應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蓋謂庶子上為其母

閩監本同毛本上作王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節

既陳謂夙興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陳誤成

會子至則廢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充其陽也

惠棟按宋本作充此本充字闕閩監毛本充作助衛氏集說同浦鐘按云穀梁傳作充

食可知也

惠棟按宋本作也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作矣

馳走者救日之備也

惠棟按宋本作日此本日誤者閩監毛本同

此經曰后夫人之喪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日作云

故云天子之夫人

監毛本作君之夫人惠棟按宋本同此本君作天子非也天子閩本亦誤

假令在後堂朝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堂作當

在未殺牲之前

惠棟按宋本作在衛氏集說同此本在字闕閩監毛本在作是

更迎尸入坐於輿

惠棟按宋本作更衛氏集說同此本更字闕閩監毛本更誤及

祀五帝納亨

惠棟按宋本作亨衛氏集說同此本亨字闕監毛本同下納亨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八終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六終記云凡三十三頁

禮記注疏卷十八校勘記

